葡語作家叢書

9

文學系列

短篇小說範例

索菲婭・安德雷森

翻譯・崔維孝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RESEN

CONTOS EXEMPLARES

SÉRIE LITERATURA

索菲婭·安德雷森(生於1919年)是葡國當今健在的偉大詩人之一。本叢書包括的詩集(第二冊)收集了她自1944年出版第一本《詩集》至1989年出版《島》期間的部分詩作。但是，她的文學才華並不僅限於詩歌，同時還表現在兒童文學，現在出版的《短篇小説範例》(1962年)和不久將作爲本叢書之一出版的《陸地與海洋》的創作中。

《短篇小説範例》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組具象徵意義的人物摹像(主教、莫尼卡、荷馬、人、三位東方國王)，如書名指出的那樣，它們是諷刺和寓言故事的代表作品。從這些故事中，讀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從她所信奉的基督教的觀念出發而對世界所持的樂觀態度(公正、希望、信仰)。正因爲這樣，在她的作品中看不到痛苦、自私、冷漠和有悖於基督精神的價值觀念。



ISBN 7-80611-260-X
I·251 定價：3.20元

ISBN:972-35-0158-9

索菲婭·安德雷森

短篇小說範例

評介·瑪格麗達·杜阿特

翻譯·崔維孝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Título: Contos Exemplares
書名： 短篇小說範例

Autor: 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resen
作者： 索菲婭・安德雷森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9
類別： 《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九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 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Cui Wei Xiao
中文翻譯： 崔維孝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Margarida Duarte
評介： 瑪格麗達・杜阿特

Direcção Gráfic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 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 ：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 10,000冊

1.ª **Edição:** Macau. 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5
第一版： 澳門／石家莊（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

ISBN: 972-35-0158-9

葡語作家叢書
短篇小說範例
索菲婭・安德雷森　著
崔維孝　譯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 45 號)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3.5 印张　8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3.20 元
ISBN 7-80611-260-X/I・251

評介：作家及作品

一、作家生平

索菲婭·德·梅羅·布萊內·安德雷森於 1919 年 11 月 6 日出生於葡萄牙的北方城市波爾圖。10 歲，她遷居到首都里斯本，并一直居住至今。

在她的童年時代，值得特別一提的兩位男性人物是她的祖父和外祖父。祖父叫簡·亨利克·安德雷森，是一位丹麥人，有一天他在波爾圖登上海岸，就再也沒有返回把他帶來的輪船上。此後，他創造的財富一直延伸至巴西。索菲婭從祖父那裏對大海有了印象，後來那遥遠的大海一直陪伴着她的文學作品。外祖父叫托馬斯·德·梅羅·布萊內，是一位王室御醫，馬弗拉第四伯爵，曾寫過和出版了一部兩卷

本的《回憶錄》。索菲婭的外祖父是一位非常健談的人，通過他，索菲婭發現了賈梅士、安德羅·德·肯塔爾、埃薩·德·蓋洛斯等葡萄牙偉大的作家。1966年，索菲婭在談到外祖父時，曾這樣寫到："他教我去發現，去熱愛，去欣賞，但同時他又教我去選擇和評論。他說過：'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聰明。'從他的身上我學會了拒絕過份的誇張、自我炫耀和吹噓賣弄。"

在波爾圖生活的日子裏，她一家人居住在一個巨大的莊園裏，她同兄弟姐妹和堂兄妹們生活在無憂無慮的自由中，游弋在繁茂的大自然，熱烈的聚會和乘座可載12人的毫華達茵樂轎車週游之間。

後來，她前往里斯本就讀瑪麗婭聖心中學，還上過古典哲學大學課程，但未能完成學業。

1944年，25歲時，發表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名為《詩歌》的詩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實際上是她的父親支付的出版費。這本小詩集的出版引起了當時的青年詩人們的關注，他們以極大的興趣接受了詩集，而且在學術評論界產生了很好的反響。

在這之后，她同律師弗蘭西斯科·索薩·塔瓦雷斯結婚，并生育了五個子女：大女兒伊莎貝爾喪夫之後，赴莫桑比克做了世俗傳教士；二女兒瑪麗婭是大學文學老師；小兒子米蓋爾是律師和記者；小兒子沙維爾是畫家和製陶師。

自50年代後半期，索菲婭和丈夫開始堅定地反對獨裁者薩拉查的統治。她丈夫是一位君主制度的擁護者和天主教徒，具有鬥爭精神和深深的正義感。1958年，他們兩人曾支持民主派後選人競選總統。

六十年代期間，索菲婭曾寫下許多反對獨裁統治的宣言，在她的詩歌中，對自由的呼喚，對社會和政治的批評越來越頻繁。

在1974年的四·二五民主革命中，她曾斷言："這是我渴望已久的黎明。"同年五月一日，她為里斯本的大遊行提出了一個偉大的口號"詩歌就在街頭。"一年後，即1975年，她接受波爾圖選舉團推舉，成為社會黨選出的議員。今天，她雖然寡老獨居，但仍然保持着頭腦清醒，保持着正義精神和繼續運用其詩歌語言。

索菲婭的文學作品一直得到廣泛的承認。1969年，她的《萬物之名》——獲得特謝拉·德·帕斯科阿斯獎。1994年，她接受了葡萄牙作家協會授予的"文學生涯獎"。

二、《短篇小說范例》

索菲婭·德·梅羅·布萊內·安德雷森這部短篇小說集潛在的主題之一，是教育人們如何實現靈魂上的解脫。這些短篇小說不是真實世界的寫照，而只是表現了她對人類歷史的關注，并以她自己的方式進行了某種政治參與。先從其書名《短篇小說範例》上來分析一下。在西方傳統中，範例是以道德說教和某種隱喻所提供的一種學習的榜樣，這種榜樣在於懲治惡習，褒贊美德，將人類昇華到其所處環境之上，并引導人類去謁見上帝。

索菲婭本人所接受的基督文化堅實的教育，使她對於痛苦、非公義、偽善和貧窮等現象非常敏感："誰尋求同石頭，與河流建立一種公正的關係，誰就必然會被激勵他的真理之精神所驅使，去尋求同人建立一種公正的關係。看到世界驚人輝煌的人自然會看到世界令人恐懼的痛苦。"[1]

---

① 《第六樂章》後序，薩拉曼德拉出版社，里斯本，1985年。

同樣，藝術家所處的某一具體時間和空間環境迫使他要參與，即"藝術家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生活在一座象牙塔尖上孤立的個人。(……) 盡管出於製作一件精細、真正和有良知的作品這一簡單事實，藝術家選擇了孤立之態作為她最好的工作和創作環境，但是她將為某種共同的良知形成奉獻力量。盡管談及的僅僅是石頭或微風，但是藝術家的作品總是會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在爭取幸存的斗爭中，我們不僅僅是一群被追殺的動物，因為根據自然法則，我們還是人類的自由和尊嚴的繼承者。①

光明的王國

索菲婭認為，基督是人類精華的代表，是為爭取貫穿其生命直至死亡所應該擁有的"人之尊嚴"，為獲得同石頭，同河流，同人建立一種公正關係而戰鬥的勇士；上帝是一個非物質的、看不見的實體，是一道劃破黑暗，照亮人類前進之路的光明。

在"東方三王"這篇小說中，卡斯帕爾、麥爾基奧爾和巴爾塔薩在經歷了痛苦的旅程之後，對物質價值、官賦之學問和社會享樂提出了質疑，并尋找到了光明，即那顆星星。

在猶太——基督教神話裏，星星是宣告人類救星基督降世的天詔，并由此而建立了宇宙起源學：光明（善良）終將戰勝黑暗（邪惡）。

在這象征主義指引下，是一段苦難的跋涉，在"旅行記"中，主人公必須要克服物質世界中的重重障礙，才能尋找到光明。

① 《第六樂章》後序，薩拉曼德拉出版社，里斯本，1985年。

卡斯帕爾是卡拉什城的一位富翁，但因拒絕向“金牛”頂膜禮拜，而受到同伴們的指責。在孤獨、貧困和被遺棄（他的旅程所經歷的幾個階段）中，他向上帝發出了呼喚：“主啊！……請把我的整個生命呼喚到您的光明之中，讓我的思想變得宛如那清澈的溪水，讓我永遠恭聽您的教誨。”那顆星星像在“沉默而引人注目的夜空突然響起的教誨”出現在他的眼前。於是，卡斯帕爾離開了宮殿，去追趕那顆明亮的星星。

麥爾基奧爾國王傳召其王國裏所有的文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和博學者）來破譯一塊古老陶片上幾乎看不清的文字。但是沒有任何一種解釋使麥爾基奧爾感到滿意。他決意要找出其真正的含義，於是，他“將他的前額緊貼在陶片那幾乎辨認不清的文字上”。一道光芒劃破了黑暗，“……在這夢幻的世界裏，在這紛亂的陰影下，迷失方向的人們就像在一個厚厚的、潮濕而活動的迷宮裏摸索着，那顆在夜空中閃爍、充滿活力、令人目眩的星星點燃了麥爾基奧爾心中的喜悅”。“就在這天夜裏，麥爾基奧爾離開了他的宮殿。”

巴爾塔薩國王喜歡“花園的清新，……歡樂、喧鬧和豐盛的宴會”，但他又被貧困的面孔所困擾，“在那張臉上，生活扯下了它文質彬彬的假面，現實毫無任何掩飾地展現出一位被拋棄，并意識到自己痛苦處境的男人。”這一衝突在他觀察王國中所有窮人面孔的過程中不斷加劇，於是巴爾塔薩轉向了位於衆人之上的一位人：“主！我看見了。我看見了受苦受難的肉體，屈辱的面孔和忍耐的目光。為什么我能看見這一切，而卻看不見你呢？我怎能忍受所看到的一切而看不見你呢？”那顆星終於出現在東方的夜空中。“它總是這樣悄悄地出現，但它的出現卻給人一種說不出的歡樂，這是一種赤裸的、純潔的歡樂，

(……) 展現出歡樂不朽的精華。"

追尋那顆劃破黑暗的星并不總是像前一個故事中所講的具有堅定的信心。東方三王雖然不認識那光明之星，但是他們自己心中感覺到了，他們渴望得到他。甚至可以說他們找到了那顆星，因為他們一直不懈地在尋找。

在故事"旅程"中，"一個男人和另一個女人"(姓名的省略使他們可泛指任何人)去尋找一個不確切的地方，"他們從未去過的地方，他們也沒聽說有人去過那兒。他們只是從地圖上看到有這麼一個地方，只知道它的名字。人們都說那可能是一個神奇美妙的地方。"

對這個地方的描繪有些近似猶太——基督教的天堂，據聖經所記載，那裏居住着在犯原始罪和受懲罰之前的"第一位男人和第一位女人"，他們被逐出天堂，并禍及到他們的子子孫孫，身陷於被迫畢生為幸存和恕罪而掙紮的境地。他們渴望返回到那印在每一個人腦海中的那"神奇美妙的地方。"

不追求做為人類基礎的救世哲理，以自然成份易得之和諧為根基過份物質化的幸福境地，變成了兩個人在迷茫時空中進行的艱難之旅程，經歷了數不盡的恐怖：從最初的幾個階段連續出現或隱蔽的現象，直至主人公滑落消失在最後的深淵之中。正是在那恐懼的最後一刻，潛在的光明出現了"她明白自己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她轉過頭去，朝山澗的另一邊望去。她試圖透過黑暗看清那邊有什麼，但是看到的只是漆黑一片。盡管如此，他仍認為：'山澗的那邊肯定有人'。於是，她開始喊叫起來。"

在對存在的時間、空間和過渡提出疑問之後，這篇小說以某種隱喻而結束，即人的一生不只是謊謬的聚合，而且將一種

潛在的希望寄托在山澗、黑暗和死亡對面的“某人”身上。

因此，上帝是戰勝黑暗之恐怖的光明。是以人的自由和尊嚴之價值，即公正、愛情與博愛為基礎的歡樂之伊甸園。同時，上帝也是一位要求人們關注這個世界的一個人。朝他走去便意味着要向其宣佈放棄對人的權力的侵犯。

炫耀伯王國

對於建立在人與世界之間真正關係基礎之上的人的尊嚴之含義的扭曲在小說“莫尼卡夫人的肖像”和“主教的晚餐”中得到了淋灕盡致的描述。

在第一篇小說中，莫及卡夫人“是一位非凡的女人，她具備着各種各樣的品德，有着廣泛的興趣和愛好。在家庭中，她不僅是一位瀟灑迷人的主婦，而且是一位賢妻良母；在社會上，她既是《國際殘疾婦女聯合會》的頭面人物，又是丈夫商業活動中的得力助手。她把時間看得格外珍貴，堅持每天早上做早操。……她結識了許多朋友，……她喜歡收藏十七世紀的各式各樣的羹匙，愛打高爾夫球，……練瑜珈功，她喜歡抽象派畫家的繪畫……她是一位善於消遣，喜歡娛樂的女人，簡直可以稱得上是女人中的楷模，她獲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是一位非常嚴肅的女人。”

莫尼卡夫人在社會上的成功，使她付出了艱辛的勞作。她小心翼翼地權衡她所有的行為，思索着“利用每一次機會和每一個人的程度”，特別是當涉及到權力的世界，即男人的時候。他的丈夫被描寫得像“一個老實而懦弱的男人，但是莫尼卡夫人卻使他變成了一位顯赫的人物。”她獵獲了丈夫的功績，似乎

丈夫成了她取得社會成功的純粹的一架機器。此外，莫及卡夫人同“世界王子”所保持的純潔而冷漠的關係使她可以品味取得成功的歡樂。

莫尼卡夫人把她的整個生命都投入所擁有一切的浮誇表面，而從不考慮生命的根本價值，她“不得不忍痛放棄了三件事情：詩歌、愛情和宗教信仰”。對前兩個愛好的放棄只需進行一次即可，而且不可逆轉，“但是對上帝的信奉每天都會給每個人一次機會，因此，拒絕上帝的人，每天都在被迫重復着這種拒絕。”換句話講，當朝聖的“東方三王”尋找的星星照亮了具有深遠意義，充滿人的絕對歡樂之路時，莫尼卡夫人那燈火閃耀的世界卻變得一片漆黑。那是每次社會成功，每次漠視這個世界，每天放棄上帝所帶來的黑暗。

在“主教的晚餐”這部小說中，“男主人”也像莫尼卡夫人一樣，生活在一個外表虛榮的世界裏，他的一切所作所為的出發點在於加強他的社會權力和提高聲望。但是，莫尼卡夫人由於身處在一個男人統治的世界裏，使她無暇去製造矛盾，而在“主教的晚餐”中，衝突卻成為故事發展的導火索。

“男主人”是瓦爾辛鎮頗有勢力的紳士，他邀請主教來共進晚餐。其用意在於向主教提出請求，把鎮上新來的神甫調走，因為其舉止有所與衆不同，他正在當地居民中培養一種叛逆的精神，這威脅到了“男主人”的權力。

當神甫站出來保護一位農夫，反對“男主人”，據理論證人民的饑餓和貧困是道德問題，是所有像“男主人”一樣富有的人應負其責時，兩者之間第一次決定性的衝突爆發了。“男主人”認為讓這種看待宗教的方式漫延開來是不恰當的。在他看來，宗教是一系列要一絲不苟履行的禮儀，這樣會使他通過小

小的慈善活動（每週六的施舍，向窮人提供一頓粥）來鞏固其權力。莫尼卡夫人也為那些第三世界的兒童織毛衣，但她不會在意毛衣織好的孩子們已餓死這樣一個事實。對於兩者來說，重要的是他人從其所處社會階層投來的目光。

如此精心準備的晚餐"僅邀請了一些能保守秘密又值得信賴的朋友。他自信完全能得到他們的支持、贊同和默許。"席間，有人提出了一系列令人驚異的事情，對這些事情的看法起初有利於"男主人"，而那位"大人物"的出現和他對"男主人"看法的肯定和發揮，更襯托出想為教堂更新屋頂的主教之軟弱。驚異的事情被帶入了一個奇怪的世界，在那裏"大人物"的參與把出席晚餐的人拖入了一種充滿恐懼的複雜境地。

在這篇故事中，"大人物"這種帶有喜劇形式的參與試圖通過隱喻來說明善與惡，上帝與魔鬼之間的鬥爭是永存的，正像廚娘格特魯兹那充滿實用主義的斷言："在當今這個世界上，既不存在什麼上帝，也沒有什麼魔鬼。只有窮人和富人。"

人的王國

在索菲婭·德·梅羅·布萊內·安德雷森看來，基督生活在所有倍受世界不公正蹂躪的人們肉軀之中，生活在所有渴望聖潔的人們身上，生活在所有選擇同自己和他人建立真正關係的人們身上。只有這些人才能尋找到光明。

在"主教的晚餐"中，瓦爾辛神甫選擇了貧困之路，他樂善好施，同情弱者。於是，他觸犯了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抨擊了權勢者們的不公正和對"福音書"訓戒的篡改。但他原來卻是"男主人"的親戚，神甫"臉上那饑餓的表情不是遺傳

下來的，而是甘願自找的，他拒絕把自己列入富人的行列，而在窮人之中找到他自己的位置。”

基督是為那些無依無靠的人們的權力而鬥爭的勇士，他的這一形象又被其他的形象補充得更加完美。在“路遇”① 這篇小說中，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猶太——基督教中基督最常見的形象之一，“一位非凡俊美的男子，大約 30 歲左右，他棱角分明的面龐映現出貧困、邋遢和孤獨……而他最美的卻是他那一雙眼睛，一雙淺色的眼睛，彷彿閃耀着孤獨與溫柔的光亮。”

這男子在充滿敵意，對痛苦無動於衷的人群中行走。他的雙眼仰望着天空，發出無聲的呼求，彷彿在等待擺脫他週圍無情的現實。在那些對他視而不見的人群包圍下，他突然跌倒了，“從他的嘴角湧出了一股股殷紅的血，而他的雙眼依然流露出忍辱的神情。”基督在臨死之前也曾表現出遲疑，但是他必須接受他的命運，并且去實現它，直至嚥氣之前，都要忍受人們的敵視和冷漠。

基督所遭受的人類痛苦是可以擺脫的，因為在“荷馬”② 這篇小說中，苦難在一位非常特殊的流浪漢身上卻賦有了詩意：“布希奧總是在白天，迎着陽光風塵僕僕地來到這裏。……他臉上沐浴着金色的陽光，雙手上撓動着梧桐樹葉的陰影。……大地既是他的母親和妻子，又是他的家和伴侶。大地就是他的牀，他的食物，他的命運和他的生命。”從這種人與自然的完美無缺的理解中，產生了以人們現實生活為基礎的語言。於是，從布希奧口中飄溢出的話語在“呼喚着萬物的名稱；像魚鱗一樣閃

① 小說原名爲“男人”，譯者進行改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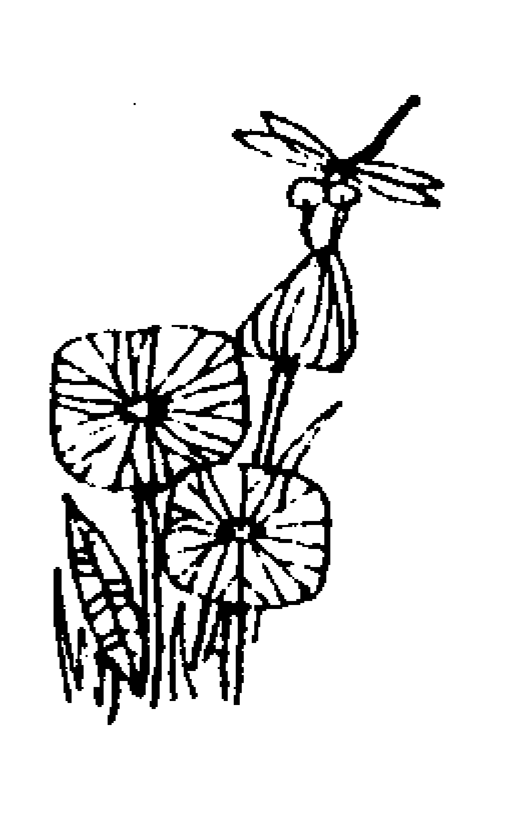
② 小說原名爲“荷馬”，譯者將其改爲“布希奧”。

閃發光，像海灘一樣廣闊荒蕪。他的話語將大地上分散的但充滿歡樂的笑臉聚集呼喚到一起，揭示它們，重新給它們命名：風，清涼的水，太陽的金光，寧靜和燦爛的星星。”

如果說猶太——基督特的遺產幾乎充滿了這部小說集中所有的小說，那麼在“荷馬”中則聽到的只是希臘——拉丁文化的聲音，那是索菲婭多種文化背景的一個側面。從題目上看，我們馬上會想起西方詩史的創始人。希臘的荷馬長時間以來一直被尊崇為西方文化中最早最重要的英雄詩歌（即史詩）的奠基者。今天，衆所周知荷馬這一名字同各種不同的口頭文學創作者緊密相連，他們所創作的史詩在被以文字形式記錄下來之前，不斷得到傳播者們的充實和改動。在這篇小說中，流浪漢布希奧作為主人公，對於任何事物都能找到準確修飾的詞語，然後把它們唱給風聽，唱給會聽的人聽。可以說布希奧是最早的荷馬之化身（和對他的一種紀念），他重新在每一個能夠與大自然建立和諧及真正關係的人身上獲得了新生。

瑪格麗達·杜阿特

譯者的話



索菲婭·安德雷森（全名 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resen，1919——）是當代蜚聲於葡萄牙文壇的傑出女作家，在文學創作上是一位多產的作家，自 1944 年她的第一本詩歌匯編《詩集》出版以來，先後發表的作品有《大海的節日》、《珊瑚頌》、《離別的日子裏》、《嶄新的大海》、《吉普賽人的基督》、《第六詩集》（曾榮獲葡萄牙作家協會 1964 年詩歌大獎）、《鐵窗》等 13 部詩集；兩部短篇小說集《短篇小說範例》和《大地和海的傳說》，以及《海的女兒》、《丹麥騎士》、《青銅小夥》、《聖誕之夜》、《尋寶記》等兒童文學作品。

《短篇小說範例》發表於 1962 年。這部小說集薈萃了七篇小說，其中“主教的晚餐”以某一教區的主教受邀出席一次晚

宴為綫索，圍繞着正義與邪惡、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衝突，揭示了主教充滿矛盾的內心世界。在上帝的幫助下，主教站在了窮人一邊，擊敗了咄咄逼人的富人和魔鬼，終於使正義戰勝了邪惡。作者在這篇小說中採用了魔幻主義的創作手法，人格化的上帝與魔鬼在正義與邪惡的抗拒之中，被刻畫得栩栩如生，涇渭分明。“旅行記”和“海濱之夜”通過對大自然中的景物和週圍環境細致的描寫，表現了人們對貧困和戰爭的厭惡，對美好生活和未來的鍥而不舍的追求。“莫尼卡夫人”、“布希奧”和“路遇”則分別描寫了一位上流社會的貴夫人、一位乞丐和一位流浪漢，他們社會地位各異，經歷、性格和思想截然不同，但是他們都在為自己的生存而做着艱辛的努力。“東方三王”則講敘了一個美好的基督教的傳說。

《短篇小說範例》自 1962 年發表後，在葡萄牙文壇引起了轟動，奠定了索菲婭·安德雷森現代小說家的地位。這本小說集曾先後 14 次再版，并被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範圍，特別是在歐洲廣為流傳。

PRINCIPAIS OBRAS DA AUTORA

Poesia

Poesia, 1944
Dia do Mar, 1947
Coral, 1950
No Tempo Dividido, 1954
Mar Novo, 1958
O Cristo Cigano, 1961
Livro Sexto, 1962
Geografia, 1961
Antologia, 1968
Grades. Antologia de Poemas de Resistência, 1970
Dual, 1972
O Nome das Coisas, 1977
No Tempo Dividido e Mar Novo, 1985
Navegações, 1983
Ilhas, 1989

Prosa

Contos Exemplares, 1962
Histórias da Terra e do Mar, 1984

Contos para Crianças

A Menina do Mar, 1958

A Fada Oriana, 1958

O Cavaleiro da Dinamarca, 1964

O Rapaz de Bronze, 1956

Noite de Natal, 1960

A Floresta, 1968

O Tesouro, 1978

Árvore, 1985

Árvore, 1985

Traduções em chinês

(Poemas de Sophia, 1944–1989)

作者的主要作品

詩歌

《詩歌集》，1944

《海之畫》，1947

《珊瑚》，1950

《在分離的時間裡》，1954

《新海》，1958

《吉卜賽人的基督》，1961

《第六卷書》，1962

《地理》，1961

《詩歌選集》，1968

《柵欄》，1970

《雙重》，1972

《萬物之名》，1977

《在分離的時間裏和新海》，1985

《航海》，1983

《島》，1989

散文

《短篇小說範例》，1962

《陸地與海洋》，1984

兒童小說

《海妞》，1958

《神女》，1958

《丹麥騎士》，1964

《青銅小子》，1956

《聖誕之夜》，1960

《森林》，1968

《寶庫的故事》，1978

《樹》，1985

《樹》，1985

譯成中文的作品

《索菲婭詩選》(Poemas de Sophia. 1944-1989) 姚京明譯，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聯合出版（中葡雙語版），1994。

ÍNDICE

目　錄

短篇小說範例

主教的晚餐

這是一座白色的、古老高大的貴族府邸，府邸的正前方是一個寬闊的正方形庭院。右邊是一片香橙樹園，園中有一眼噴泉，徹底不停地噴湧着清涼的泉水。左邊是一個潮濕多蔭的黄楊樹花園，園中盛開着美麗的山茶花。幾條瓷磚飾面的長椅顯得格外惹人注目。

府邸中建築物的正門前，是用精心打磨的花崗石砌成的臺階，上面長滿了一層薄薄的青苔。與臺階隔院相對的是庭院的大門，門外是公路。

建築物的背面朝西，憑倚在窗口便可將週圍的菓園和農田盡收眼底。一條緩緩的河流從綠茵如毯的莊稼地中穿過，遠方是連綿起伏的藍色山巒。有時夕陽西下，山巒的頂部會泛起一片紫色的霧靄。

山坡上，在精心耕耘的梯田裏，爬滿了葡萄藤。正是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生產出了優質的葡萄酒。土地越貧瘠，釀造出的葡萄酒也就越醇香、甜美。正像一首詩歌中所讚美的那樣，葡萄酒汲取了鮮花和土地的芳澤，把冬天的冰霜、春天的溫暖和夏日的火熱，都溶匯在它那馥鬱的玉液中。人們都說，這些山坡地上生產出來的酒彷彿像一首美好的詩歌，永遠充滿着青春的活力。右邊，在稻田與山巒之間是一片茂密的樹林，風過樹梢，葉聲簌簌似流水潺潺，花香飄溢，沁人心脾。每逢秋天到來時，這裏是一片黄金的世界。

但是，現在已是冬天，一個嚴酷、凄涼而寒冷的冬天。風吹散了從簡陋破舊的矮小茅舍屋頂昇起的一縷藍色的炊煙。道路上泥濘不堪，彷彿一聲冗長的啜泣聲在沿着公路奔跑。

府邸的男主人正背靠在大廳内那燃燒的壁爐旁，週圍站滿了賓客，都是他的表兄弟、堂姐妹，還有幾位鄰居。他沉默不語，對客人的言談置若罔聞。他在沉思着，反復掂量着他的理由，他要親自保衛他的事業和他所信奉的倫理。此時就差最後一位客人主教還没有到。

男主人有求於主教，因此他才邀請主教前來共進晚餐。現在，他一邊等着主教的到來，一邊搜腸刮肚地爲他的倫理學説準備着論據。

在這片寧靜、順從的土地上，他同他的父親以及祖父，曾經行使過一種不容置疑的權力，那時這裏佔據統治地位的是秩序，可是現在卻冒出了一顆不斷挑起事端的種子。

這顆不斷挑起事端的種子就是新來的神甫，一位身穿破舊袈裟、頭髮蓬鬆、凌亂隨風飄動的年輕神甫，瓦爾辛教區的教長。瓦爾辛教區是一個貧困的村莊，居住在這裏的都是葡萄種

植工。瓦爾辛從前就很貧窮，而且越變越貧窮。多少年來，瓦爾辛的幾任神甫們都一直忍耐着，以極大的耐心接受着他們的教民貧窮的現狀。但是，這位新來的神甫所信奉的卻不是那男主人所講的倫理。日久天長，男主人覺得這年輕神甫的身影像一份嚴厲的起訴書在指控他，像一隻伸出的手指在怒斥他，像一把利劍在刺痛着他。而在他的府邸中，那一代一代的男主人們世襲的是榮譽、德行、秩序和正義的象徵。他現在彷彿覺得瓦爾辛神甫的每一個舉動都在傳喚他去聽從審判。要他對那些口吐鮮血的結核病患者、無依無靠的老人、患佝僂病的兒童、沿街乞討的瘋子、瞎子、癩子負責。

終於，因與一個佃户的債務問題引起了衝突，瓦爾辛神甫站出來爲這個佃户辯護。

“我說，神甫。”男主人開了口：“我認爲您的職業是從事彌撒、禱告，而不是算賬。精神上的事務屬於您的管轄範圍，而實際的問題應由我來處理。我請求您‘物歸其主，國還其君’。在您的教堂裹我是無權發號施令的，我只是出席各種宗教儀式并給您以支持，而我們現在所爭論的問題，是屬於人世間的事情，是一個物質的與實際的問題。”

“我們所面臨的是饑餓的問題，”瓦爾辛神甫回答說：“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物質的與實際的問題，而置他人的饑餓於不顧卻是一個道德上的問題。”

事情并未到此爲止，相反越發展越嚴重。上了年紀的男主人習慣於發號施令和佔有一切。他認爲他的產業，他舒適安逸的生活，他優越的地位和利益是合乎道德倫理的絶對權力，是和平與秩序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爲此，男主人設晚宴招待主教，是要向主教陳述他的理由和他的公道。但是，要指控他的

對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瓦爾辛神甫過着貧困而廉潔的生活。誰都知道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神甫。他的虔誠是顯而易見的，他樂善好施的美德，在山地成爲衆人談論的話題。他請衣衫襤褸、身上霑滿污血的結核病人坐在他的桌前，他還常常出入麻瘋病患者的家門。人們都說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獻給了別人。他經常在家中接待那些流浪漢們。日復一日，他的臉被每天所付出的艱苦的犧牲雕琢得像一尊棱角分明的石像，目光中閃爍着痛苦的神情。他狹窄的肩膀，他那屢經日曬雨淋褪了色的袈裟，他那雙走遍了所有道路的破靴子，彷彿這一切都變成了瓦爾辛教區貧窮與苦難的真實寫照。

從某種程度看，男主人覺得同這麼一個無足輕重的對手打交道有失自己的身份。他不習慣於鬥爭，只樂於發號施令。有人去爲他鬥爭，去贏得勝利。可是一旦需要他自己出來時，他至少喜歡同一位與他同樣强大、同樣有權勢的人去較量。面對一個如此瘦弱、赤手空拳的對手，對他來說是一種耻辱。

最初，他把瓦爾辛神甫的行爲看作是窮人家的孩子試圖組織社會暴動的表現。

“這是一個難對付的刺頭。”他當着全家人的面說。

後來，當男主人獲悉瓦爾辛神甫是他的一位遠房親戚時，他明白了，神甫臉上那饑餓的表情并不是遺傳下來的，而是甘願自找的。他拒絶再把瓦爾辛神甫列入富人的行列，而把他劃歸到窮人一邊。但這并没有使男主人感到高興和寬慰。

他常常引用“一切都是上帝賦予的”這條訓誡。他認爲一位神甫應該尊重一切已經建立起的權力，尊重金錢和社會權威，因爲它們是權力的象徵。一個人放棄了對自己祖先的繼承，混入到窮人的行列中去是大逆不道的。一個出身富貴人家的子弟

一旦從教，應該立志成爲大主教、聖使以至成爲羅馬教皇，或者至少應該讓別人稱爲“閣下”，而決不能當一個山區村莊的神甫。

新來神甫的所做所爲是一種背叛，它使男主人感到詫異。

男主人不僅是一位優秀的食物品嚐家，對葡萄酒的研究頗有造詣，而且還是一個生活上放蕩無羈的紳士。他仇視那些禁慾的苦行僧，認爲他們有野心，是危險的瘋子，是不講人道的白痴，就知道追求那些超自然的空想。男主人有個習慣，他定期派人給每任瓦爾辛的神甫奉送去鷄、核桃、葡萄和梨。後來他聽説這些東西并沒有派到用場，没有出現在神甫的餐桌上，而是被神甫分給了瓦爾辛忍饑挨餓的人們。他也得知神甫把自己菜園中的捲心菜和他那架葡萄樹上的葡萄，甚至把他養的那隻山羊身上擠下來的奶，把他的一切都奉獻給了處在饑寒交迫中的窮人。而他卻像一個饑餓纏身的乞丐，披着破舊的袈裟，拖着寒酸的靴子。

這一切顯然是對傳統的風俗習慣的挑戰，是擾亂正常社會秩序的禍源，不是什麼美德，而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宣傳。

但是，更糟糕的是每個星期天的彌撒。男主人到瓦爾辛教堂總是心不在焉地聽着星期日訓誡。這些訓誡談論的是忍受、屈從，期待着一個美好的世界的到來。這些説教與他毫無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他覺得任何一個世界都不會是美好的，因此他希望盡可能晚些步人天堂。所以，當那些振振有詞的説教者演講時，他都漫不經心地注視着天花板上的圖案和哭泣的嬰兒。然後去想他的硫酸鹽礦和葡萄園，去想如何出賣葡萄酒，如何做他的生意。

可是現在他不能再這樣心安理得了，新來的神甫滿口談論

的樂善好施，已不是那種衆人皆知、非暴力的、正常的、有節制的施捨習俗，而是上帝鄭重而嚴厲的戒箴，是一道穿過人們精神世界的嚴厲的聖諭。

這一切使男主人惶惶不可終日，如坐針氈。每當做完彌撒回來，他連午飯也吃不好。談論神學可不是他的專長，可這樂善好施的新戒律，在他看來是當代新的危險思想的結果。他有一種堅定的信念，毫無疑問這種信念并不是建立在他從未讀過的《福音書》上，而是建立在他所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和他對所建立的事物的尊重上。他每個周末都向窮人施捨，每個禮拜天都去聽彌撒。教堂裏爲他準備了一個專座，他從不遲到。他家中的廚房裏還一直保留着爲乞討的窮人設置的餐桌這一古老的習慣。任何時間都會在這個施捨桌上向敲門要飯的乞丐提供一頓吃的。當然，爲了利用這施捨來使他的寬厚、仁慈能人人知曉。乞丐必須來自異土他鄉，如果是本地人，也必須是公認的真正的窮人。像沒有雙腿的路希奧，沒有雙臂的馬努埃爾，雙目失明的基迪諾，百歲的聾寡婦胡安娜和瑪利亞・洛卡，這些人才是真正的窮人，他們不能勞作，不能靠勞作養活自己。但是有 9 個孩子的佩德羅・達・塞臘，每天可以靠挖石頭掙錢養家，他可不能算真正的窮人，因爲他能掙錢，他有兩隻手臂。

這是一張特殊的向窮人施捨的桌子。出於等級觀念和從衛生角度考慮，男主人不强迫家中的傭人去同窮人身上的泥巴、灰塵、污垢、難聞的氣味和疾病直接接觸。在這小小世界的等級排列上，男主人自然是上等人，悲慘的窮人在這裏也有一席之地，他們的地位低於那些僕人，略高於狗。但是，不管怎麼說，總算有一塊他們的小天地。伸手可以拿到麵包和葡萄酒，低頭可以喝到盤子裏的湯，廚娘還受命每次都要將一枚硬幣放在施

搶桌上。

家族的傳統，就是這樣在這座古老、美麗的樓房中保留下來。它綫條清晰、明朗，所用建築材料非常昂貴，但又顯得單調泛味。雪白的牆壁，別具一格的瓷磚，高大、素雅。雕琢精細的門廳，將它的美展現在空闊與體積的某種協調上，展現在醒目、雪白的石灰牆和粗獷的大理石上。

但是，府邸内部的這種和諧的氣氛早已被某種東西打破了。豪華、混雜、表面貼金的像具與古老的、深色像具溶匯在一起。一種奇特的、追求新的享受在慢慢地侵入這個古老、簡樸而莊重的貴族之家。遍地鋪設的地毯，完全遮住了地板那柔和的色澤。製作精巧的窗簾彷彿在顯示它的魅力，將那閃閃發光的瓷磚和雪白的牆壁蓋住了。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兩幅男、女主人的肖像，他們神態端莊，雙頰泛着紅潤的光澤。他們安詳地坐在雕花椅上，旁邊是一個高大的中國古代細瓷花瓶。這兩幅肖像與其祖先們那臉龐乾巴的多陰影的肖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是男主人并没有發現這種反差，他喜歡他那活像一片玫瑰色火腿腸的臉頰和兩隻畫得維肖維妙的纖細的雙手。他的肖像掛在祖先們肖像的旁邊，幾乎所有的祖先的肖像都懸掛在那裏。有的曾經在五次戰爭中負過傷，有的曾經遠航到過地球末端卻亡命於敗血症，有的則在海上遇難，葬身於浩瀚的印度洋，有的被叛徒出賣，受盡了殘酷的折磨，有的曾被囚禁在獄中，還有的死於流放的路上。他們當中還有的在休達作戰中失去了一隻眼睛，在第烏斯被砍掉一隻胳膊，在菲律賓被推上了斷頭臺。但不管他們的命運如何，那些陰晦的肖像卻再現了他們當年的風姿。在他們旁邊的男主人的肖像，完整無缺，什麼也没有失掉過。

每當男主人陪賓客經過這裏,他總會誇誇其談地炫耀一番:“這是我們家族的習慣,每一代人都要將自己的肖像留在這裏。我的就在那邊。我非常喜歡將這種傳統繼承下去。”

這些陳列的肖像，使男主人的一個遠親感到非常好奇，男主人的家人都稱呼他佩德羅表叔。

這位佩德羅表叔曾是省城立法確認的貴族代表，同時又是最衰敗的貴族。他的祖父、父親，還有他自己，一點一點地把房舍、農田與莊園都賣給了男主人的祖父和父親。就連那些懸掛的肖像也隨着房舍和莊園換了主人。這些肖像不僅換了主人，還改變了他們的家譜。

但是，佩德羅表叔不需要那些肖像，他自身那刻板乾瘦的神氣簡直就是一副活靈活現的肖像。同那位淺棕色皮膚、長得非常高大、總是神采奕奕、有着一雙短粗手指而貪婪的男主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佩德羅表叔的祖父和父親的破產彷彿有點無法解釋。他們不僅無度地揮霍了他們的財富，而且也埋沒了自己的天資。他們的品行決定了他們找不到通往成功的道路。彷彿他們同生活之間的關係完全被打斷了。他們日復一日都幹了些什麼？他們的精神和勇氣跑到哪裏去了？是自暴自棄在引導着他們？還是失敗把他們制服了。

佩德羅表叔有着藝術家一般的靈感，有着發明者一般的智慧和革命者一般公正的精神。但是，他一生卻碌碌無爲。是他的過錯，還是他週圍生活環境的過錯？難道是男主人的形象，無數個類似的男主人的形象使他在所有的勝利者面前嫌惡地退卻了？他好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到處流浪，心不在焉，他擺脫了一切，在親身經歷的生活之岸上樹起了他的人格。

他有可能將在某一天覺醒過來，重新投入到人們共同建立起來的事業中去嗎？或者歷史將用懷念這把無形的刀子割去他以往的一切行爲？或者將有一天他可能回到歷史中來，承認生活就是創造和冒險，就是充滿希望和歡樂。

男主人對這些一概不問，因爲這與他毫無關係。在他看來，他的那些親戚只不過是一些有同情心、有教養、起着陪襯作用的失敗者。他們對自己，對他的家人都是仰慕三分的，因爲他們是有本事保護和聚斂財富，有能力提高自己地位的人。

男主人的祖父同一位販賣黑奴的人販子的女兒結了婚，他的父親娶了一位高利貸投機商的千金。從此其家族的財富猛增。這些財富使今天的男主人與當局的一些金融寡頭保持着密切的聯係，他一躍成了不少機構董事會的成員。而與此同時，佩德羅表叔的祖父卻和羅馬時代的女戲子結了婚，此事曾在省城內成爲一大醜聞。他的父親則娶了一位同他一樣敗落的親戚爲妻。佩德羅表叔干脆不結婚。他又高又瘦，常常獨自在昏暗的田野裏遊蕩。

盡管如此，男主人還是非常喜歡這種親戚關係，它證實了他的確出身名門，血統高貴。每當佩德羅與他共進晚餐時，他總感覺那些肖像中的某一位祖先坐在他的餐桌前。

但是，今天佩德羅没有受到邀請，因爲他近來發表了一些煽動言行。他提出要保衛什麼民主，出版自由和罷工的權力。他引經據典，說不向工人支付公正的工資是一種超越極限的犯罪。這一切使男主人懷疑他是一位共産分子。所以男主人心裏非常清楚，請佩德羅來共進晚餐是萬萬使不得的，他肯定會站出來替瓦爾辛神甫說話的。

男主人實用主義的意識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幾乎没有

人會察覺他陰險狡猾的企圖。他非常謹慎而精明地設計了這一次晚宴。僅邀請了一些值得信賴能保守秘密的朋友。他自信完全會得到他們的支持、贊同和默許。這部份人是男主人的基礎，他們對男主人總是百依百順的。

此時已經是8點多鐘了，雨滴飄落在玻璃窗上，發出有節奏的聲響，大廳内燈火通明，溫暖宜人。

男主人站在賓客中間，軀體靠在壁爐那突起的大理石上，壁爐中那彎曲的藤條在緩緩地燃燒着。他没有注意賓客的交談，他在思索着今天晚宴的主題。要求主教將瓦爾辛神甫調遣到其它教區去。他在尋找着恰當的理由，掂量着詞語的份量。他不願讓別人覺察他的要求是鄙吝的，充滿着復仇的情感。他想清楚地説明那年輕的神甫，對社會秩序的穩定是一種危險。而他這位擁有數不盡的農田、菓園、松林和葡萄園的主人，他之所以能夠生活在那修剪得整整齊齊、精心耕耘和清掃得乾乾淨淨的花園中，居住在那有人精心維護、壁白如雪、打過蠟的地板光亮如鏡的古老的府邸中，漫步在現代的地毯上，欣賞着那些承襲或購置來的銀器和古老傢具，正是這種秩序保護了他。

不過他又覺得盡管他的理由非常有份量，卻又難於一下啓齒。

此時，主教正坐着他的小汽車行駛在公路上。車燈照亮了山巒，照亮了公路兩旁的樹木，沿途的茅舍。借着燈光遠遠可以分辨出一座座鄉間別墅的大門。

天空中陰雲密佈，雨水似簾，看不到一顆星星。小汽車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泥濘公路上放慢了速度，緩緩地向前移動着。.

無聲的風拂掠着樹枝，主教陷入了沉思中。

請求他人的施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請求有錢有勢

的人慷慨解囊相助就更難了。但是，不向這些腰纏萬貫的權貴們索要，他又能向誰去要呢？

的確有一件事情主教要求助於男主人，因此他才接受了邀請前來參加晚宴。

他所管轄的教區內那座美麗的教堂的天花板塌落了。這是一座 17 世紀的教堂，聞名全省，而且還是在男主人的一位先祖的授命下建造起來的。古時候，每當一位權貴生病或者精神上痛苦時，他總是授意建築一座教堂來取得肉體或心靈上的寧靜，得到解脱。可是，現在有了醫治各種疾病的藥物，有解釋各種精神問題的學説，那些"富翁們"已經不再熱衷於建造教堂來紀念希望之母——聖·瑪利亞。現在疾病已不再以平等的態度來對待窮人與富人了。隨着各種制度的建立，隨着各種化驗、X光照片、診療所、安眠藥和維生素的出現，有錢的人的身體幾乎等於上了保險。資産階級的明智，掃除了徘徊和猶豫，使希望變成了現實。

爲此，主教煞費苦心地將城裏的達官顯貴列了一個名單，但是天主教徒們的恩賜并没有降臨在教堂的天花板上，募捐來的那點錢還不夠修復祭壇的，希望之母——聖·瑪利亞教堂繼續塌落。

百般無奈，主教才決定求助於男主人，請他施捨，爲修復教堂天花板尚缺少的一百康多①。對主教來説，一次要這麼多的錢他也是難於開口的。男主人的確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但是指望男主人慷慨解囊卻是另一回事。那些德行高尚的人是十分謹慎而精明的。慷慨是屬於那些把自己需要的東西奉送出去的人

① 葡萄牙的貨幣單位。一康多相當於一千葡盾。

的美德，而這本身就是一種不明智的表現，是與精明人的習慣相違背的。慷慨的人只有瘋子或者聖人。所以主教慢慢地搖了搖頭，他覺得自己的請求很可能會毫無結果。夜慢慢地從他的身邊溜過。

主教覺得男主人像古老的法利賽人一樣，是一個道貌岸然的有德行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傲氣十足的人。因爲漫長的生活經歷告訴了他，有德行的人一般都是極其高傲的。他們總是小心翼翼地維護着他們的名聲和榮譽,他們希望自己能名揚四海，人人皆知。毫無疑問，有如此珍重家族傳統的男主人，對於像希望之母——聖・瑪利亞教堂可能化爲廢墟這一事實不會無動於衷的。這終究是三個多世紀以前他的一位先祖修建的。也許男主人的高傲會拯救教堂的命運。

已經步入暮年的主教厭倦了這個世界，當車燈照亮了遠處山路的轉彎處時，主教不由地想到，相信那些人的高傲自大太令人傷感了。

突然，他想把這個請求收回來。

但是，那善於抓住時機的魔鬼決定出來干預了。

不一會兒，主教的小車開進了府邸的大門，車燈照亮了對面精美的花崗石臺階。小汽車在院子裏繞了半個圈，燈光從白色的建築物上掃過，映出了窗户的輪廓。

面對這座古老、幽雅、白牆與石頭相間的美麗的建築，主教的心又一次地被感動了。

雨還在嘩嘩地下着，一位男僕人撐着雨傘走下臺階。主教貓腰下了車，手扶着長滿青苔的花崗石扶手，緩慢地走上了臺階，步入了溫暖、燈火明亮的門廳。

男主人在妻子的陪同下，正在空蕩的門廳裏恭候主教。内

廳牆上瓷磚組成的壁畫以其藍色的綫條和細膩的現實主義手法，描繪出栩栩如生的獵人、鹿、樹林和飛鳥，宛如幻境中田原詩般的狩獵場面。禮節性的相互問候之後，三人來到了客廳內，頓時談笑聲停止了，賓客們都站了傳來，走過去向主教施禮問候。

禮貌性的問候剛剛結束，從外面突然傳來一陣轟響。

客廳内一陣慌亂，不少人擁到窗前，只見被燈光照亮的院子裏有一輛黑色的豪華而寬闊的小轎車撞在大門左邊的柱子上。

這一切引起了人們的騷動，叫喊聲與問話聲接踵而來。大家看到轎車陷入了泥中，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說："應該去看看有沒有人受傷。"正在此時，轎車的前門打開了，司機從裏面鑽出來，把後車門打開了。從後門裏出來一位身材修長、挺胸昂首的男子，他身着一件深色大衣，頭戴一頂帽檐翹起的禮帽，臉上儼然一副大人物的神情。

雨越下越大，但是那個人卻慢條斯理地瞅了瞅他的前面，從容不迫地穿過庭院，好像雨根本就沒有落到他的身上。

男僕人已舉着雨傘跑下臺階，男主人也急忙來到前廳。

陌生人的身影剛剛出現在門廳，男主人就揮動着手臂做了一個長長的表示歡迎的手勢。

陌生人通報了他的姓名，這是個聽起來非常令人心悅的名字，一個大人物的名字。

"我的車陷在公路上，又撞到您的門上了。"大人物說。

男主人馬上叫人去檢查一下撞壞的汽車，看看有什麼補救辦法。他讓汽車開進庭院內，并讓僕人給附近城裏的汽車修理行打電話，叫機械師來修理。可是從城裏到這兒步行需要半個

多小時，於是這位大人物也被邀請與賓客一起共進晚餐。

新來的客人馬上就討得了大家的喜歡。他皮膚呈淺棕色，高高的個子，精瘦的身材。他的年齡如同那些正處於事業顛峰的商人們令人難以揣測。他并不老，但又好像從來也不年輕。

“瞧，他多麼熱情啊！”安娜表妹低聲對瑪麗婭娜表姐說。

“是的。”瑪麗婭娜贊同着。

只有男主人的兒子不喜歡這位新客人。他注意到客人的身影如此高大，幾乎把天花板都遮住了。他的舉動活像一隻巨大的墨斗魚，但是，這僅是一個孩子所看到的。

當大人物問他叫什麼名字時，他一本正經地說：“我叫諾奧。”

接着孩子馬上問道：

“爲什麼您的身影那麼大？”

他没有回答孩子的問題，只是笑了笑又問：

“你幾歲了？”

“九歲。”

“您還太小呢。”

諾奧又朝屋頂上那巨大的影子看了看，然後對着新客人說：

“我并不喜歡您。”

新客人又笑了笑，說：

“你太小了，孩子，等你長大了，你會成爲我的朋友的。”

大人物的出現，使晚餐顯得更加活躍。他成了人們敬慕和談論的中心。他明智謹慎的見解產生了極好的效果。晚餐快結束時，人們的話題轉到當前存在的某些問題上，大家屏息靜聽着。

“當前正是一段危機時期，”大人物說：“我們被物質主義所

支配着。甚至在只應該以精神統治的農村，我們也常聽到人們談論物質問題。莎士比亞、卡蒙斯、但丁過去講述的是人的靈魂，可是現在的詩人，卻在討論什麼工人們的工資，各國的生活水平。可是人不僅僅是物質，而且也是精神。我們只看見了物質問題。這是一個暴亂的時代，人們不願接受以往的一切，‘忍耐’與‘屈從’這些詞已經失去了它們的含義。當代人希望極樂世界降臨在這個世界上。這是一種反叛。嚴重的是這種精神不但出現在藝術作品、文學作品中，而且出現在科學、哲學領域和報紙上；更爲嚴重的是那些造成醜聞的真正原因，使我們看到物質主義和暴亂的思想在侵襲和滲透着天主教徒們的思想，以至侵入到神甫們的頭腦中。”

“請您不要忘記，關心社會問題是教會的神聖職責。”主教插了一句。

“您說得對極了。”大人物繼續說：“我非常瞭解教會的學說。教會處在這個世界上，當然不能無視這個世界。但是，教會的使命是衆所週知的。它應該負責把人們引導到其永恒的命運上去。‘物歸其主，國還其君’。這些話是耶穌在一個被佔領的國家發出的呼叫。而沒有賦予教會來解決社會的物質問題。如果說教會能解決，這種解決也不會是圓滿的，只能是暫時的，難以讓人相信的。”

“關於這一點，仁慈戒箴上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主教說。

“但是，對於它每個人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大人物繼續說：“我相信當代許多人錯誤地解釋了它。他們所理解的仁慈只是物質，說什麼人只是靠麵包生存。請注意一下工人中的神甫們的言行，大家就會清楚了。但我們還是不要扯得太遠，因爲在我們這些基督徒之間，在有些神職人員間，有些人的所

做所爲簡直就是一個十足的共産分子。”

“您説得一點不假。”男主人插了一句，他想起了瓦爾辛神甫，他爲談話所選定的方向感到由衷的高興。

大人物繼續滔滔不絶，口若懸河地講着。

“當今，世俗之人只把希望寄托在解决物質問題上，多麼令人悲傷的寄托啊！今天我看到一個令人感到痛心的場面，那情景所給人的啓示是意味深長的。我路過一個教堂，它的名字叫希望之母——聖·瑪利亞教堂，是17世紀遺留下的一座輝煌的歷史古迹，它現在瀕臨倒塌的危險。上帝的廟宇就要變成廢墟了，而天主教徒們卻在津津樂道地爭論什麼住房問題。尊敬的主教先生，這一切是我在您的教區裏親眼見到的。”

主教的臉刷地一下紅了，彷彿這一切是他的過失，他説：“這是真的，的確是真的。希望之母教堂就要倒塌了。請您相信，這一直是我感到最憂慮的問題之一。我需要找到拯救教堂的辦法，爲此，我將依靠那些真正能幫助我的人提供幫助。”

“當然了，當然了。”大人物説：“我們應該千方百計地保護歷史的遺産。當前，混亂在統治着世界，但是在我們的國家裏，秩序還是能夠戰勝混亂的。”

“説得對！”坐在大人物身邊的康采桑表姐開了口。

她興致勃勃，精神煥發。她那顆火熱的心彷彿要把大人物説的每一句話都記錄下來。她已經年過六十，是個寡婦，是本地區最富有的女莊園主。她的慈善中帶有某種好鬥的性格，她真正的福音書是《每日新聞》。她没有孩子，是慈善活動的官方組織者。她的名字總是第一個出現在所有慈善機構委員會的名單上。她還是慈善編織會的會長。這個編織會的女慈善家們每周都在康采桑表姐家中聚會一次，她們一邊討論下一次活動的

内容，一邊爲窮人編織衣物。她們就這樣愉快地度過了一個又一個下午，中途還備有一頓豐富的午後茶。這頓午後茶的花銷足以供瓦爾辛神甫收養的那 9 個饑餓的孩子們吃上一個星期。

康采桑表姐開始興致勃勃地講述她們編織會是如何從事一項重要扶貧事業的。大人物一個勁兒地點頭奉承着。談話顯得非常輕鬆愉快。

男主人感到了從來未有過的欣慰，這位新客人的言論正迎合了他的心理。

大人物所講的那番話正是他此時希望聽到的。他已不再躊躇、猶豫和徬徨，他決心已下定。晚宴結束時，他要親自要求主教將瓦爾辛神甫調到其它教區去。

男主人不由得内心一陣歡喜，他的心境平靜下來，他的思緒從迷茫中解脱出來。他面帶得意地環視了一下週圍。

壁爐中的藤條仍在慢慢地燃燒着。柔和的燈光投射到牆上的畫框中，照亮了畫面上那毫無生氣的鷓鴣、葡萄和檸檬。餐桌上的燭火在歡快地閃動着，屋頂的四角處顯得模模糊糊。男主人喜歡同客人們一同坐在餐桌前，没有什麽能比請那些没有饑餓感的人來吃飯，使他感到更愜意的。他把自己凌駕於那些賓客之上。他的王國猶如那些打不碎的銀製餐具是牢固的。瓦爾辛神甫卻像一個可悲的影子，一個徬徨在乞丐與山石之間的幽靈，彷彿是一種非現實的、抽象的東西，不屬於這個世界。

晚宴就要結束了，賓客們的話題轉到了日常生活的瑣碎事情上，談話的聲音也比剛才高了。傭人們開始圍着杯盤狼藉的餐桌忙碌起來。

主教被賓客們的歡聲笑語灌得腦子有些發暈，他看了看天花板，然後又低下頭，瞅了瞅餐桌上的麵包和葡萄酒。

晚宴一結束，男主人便把主教和大人物請到一間小客廳內，三個人坐下來一同品味着那餐後咖啡。

大人物又提到了希望之母教堂一事，主教只好又解釋一番，說教堂是由男主人的一位祖先建造的，然後提出了要修復教堂天花板的事。大人物馬上表示願意解囊相助，捐贈 50 萬葡盾。男主人也慷慨大方地表示願意拿出另外的 50 萬。緊接着，男主人話題一轉，向主教攤了牌，提出了瓦爾辛神甫的問題。大人物立刻支持男主人的要求。主教也以贊同的口吻表示，新來的神甫在處理佃農的問題上是不慎重的。男主人喋喋不休地指責着瓦爾辛神甫，大人物在一旁不斷地給予支持。主教答應了，要將瓦爾辛神甫調到另一個教區去。

男主人向主教遞上了一張支票，大人物也交給他另一張。

可憐的瓦爾辛神甫，就這樣被教堂的天花板給出賣了。

沒有人提起過任何一個交換或買賣的字眼，沒有人使用任何令人不快的詞藻。但是，當三個人站起來朝大客廳內的賓客們走去時，主教沉重的腦海裏一片混亂。他被捲入了一場不明不白的買賣之中，被一位機敏的說客說服了，他買下了自己不願意買的東西，又賣掉了他本不願意賣的東西。

蒼天之上，仁慈的上帝對主教的行爲發出了痛苦的哀憐，可憐孤獨的主教陷入了迷途，他還不善於同這個世界上的主人們能言善辯的說教去鬥爭。

牆上的掛鐘響了，已是晚上 10 點鐘了。“砰、砰。”一位衣衫襤褸的乞丐敲響了廚房的門。

廚娘格特魯茲打開了門，她滿臉不悦地瞅了瞅敲門人。不認識，也沒有必要問他是誰，反正又是一個窮叫花子。

廚娘真想訓斥他一頓，因爲他來得太晚了。晚宴留給廚娘一大堆活兒，碗還沒有刷，廚房裏也還沒有收拾。可是男主人曾囑咐過她，只要府邸中的燈火不滅，她就要給任何一個敲門乞討的窮人準備吃的。於是她說：

“進來吧。”

然後馬上補充：

“别把地板給我弄髒了。”

她的這種要求是無法得到滿足的。乞丐渾身上下濕透了，雨水一個勁兒地往下淌。他那兩隻赤裸、濕漉漉的雙腳上霑滿了泥巴。

“晚上好！”乞丐說。

“晚上好。”上了年紀的老女僕胡安娜回答了乞丐的問候。胡安娜坐在爐竈旁邊，肩頭披着一塊黑色的紗巾，藍色的雙眼没有一點兒生氣，彷彿歲月流逝把她雙眼的色澤也帶去了。

格特魯兹没有回答乞丐的問候，她鄙視地看着從乞丐破衣爛衫上淌下的雨水。

“到火旁邊來烤一烤，一會兒就會乾的。”胡安娜說。

格特魯兹不由得火冒千丈，朝着胡安娜轉過身去。

“你没有看到他會把我的整個廚房都弄髒，會把整個地板都給我踩上泥腳印嗎？”

然後她又面向乞丐，用手指了指專門爲乞丐準備的石頭餐桌前的一個板櫈說：

“你的位子在那兒。”

乞丐朝廚娘指點的地方走去，他每走一步，地板上便留下一個清晰的腳印。格特魯兹狡黠的目光落在了堆放在粉紅色石案板上的那些銀製餐具，當她看到在乞丐與銀器之間還有一段

很長的距離時，便說：
“坐下吧。”
乞丐坐下了，格特魯茲又說：
“我去給你把湯熱一下。”
她隨手抄起身邊的一個粗糙的鍋，將它放在爐火上。然後她切了一塊麵包，倒了一杯葡萄酒，將麵包和酒放在乞丐的眼前。
這時乞丐說：
“我需要同男主人談一談。”
“要求施捨的話，你禮拜天再來。”格特魯茲回答說。
“可是，我需要今天同男主人談談。”乞丐又重復了一遍。
“今天不是禮拜天，再說時間也太晚了，況且我們還有客人，除了主教先生在這兒外，還有一位比他更重要的先生呢。”
“可我需要同男主人談談，我有重要的事情。”
“你有重要的事情？”格特魯茲嘲諷地說：“只有重要的人物才有重要的事情。理智點兒吧，夥計，你想要男主人來這兒？撒脬尿照照你這副德行！”
通向走廊的門打開了，客廳裏的兩個僕人走了進來。男僕雙手托着一個盛滿咖啡杯的托盤，女僕的托盤上全是玻璃杯。
“晚上好！”乞丐開了口。
“晚上好！”兩個僕人一同回答。
他們將托盤放下，廚娘馬上開始刷洗杯子。
“真熱鬧。”男僕人說：“我們今天有這麼多客人。客廳裏有，没想到廚房裏也有。”
乞丐站起來，朝着男僕人跟前走了一步，說：
“您知道……”

“你別給我動！”廚娘打斷了他的話：“看着點兒，把我的廚房都弄髒了。”

乞丐站在了原地，但他面對着男僕人，繼續說：

“您知道，我求您一件事，就一件事。我需要同男主人談一談，請您到客廳裏把他叫到這裏來好嗎？”

“我已經對他說了。”格特魯兹對男僕人解釋說：“今天不是禮拜六，我們這兒有客人，可他連這麼簡單的道理也不懂。”格特魯兹繼續不滿地說：“我說，你看見過有哪一位先生，把客人扔在客廳裏，到廚房來同一位乞丐講話。請您忍耐點兒吧，這是絶對不行的。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我們大家都應該忍耐。”

乞丐把身子轉向了那位女僕人，哀求着：

“我求求您，求您去同男主人說一下，今天我必須同他談談。”

“這可不行，我受命在身，有客人在的時候，絶對不允許去客廳傳遞口信的。幹什麼事情都得有一定的規矩。”

遠處響起了一陣沉悶的雷聲。

格特魯兹從櫥櫃裏拿出一個盤子，然後把杓子伸到鍋裏，將湯舀到盤子裏。

隨後，她走到那張爲乞丐準備的石桌旁邊，對乞丐說：

“坐下，快吃吧！”

乞丐疲倦地坐了下來，但是他没有馬上吃。

通向走廊的門又打開了，進來一位管寢室的女僕。看上去她滿臉的不高興。

乞丐又開了口：

“晚上好！”

女僕輕蔑地掃了他一眼，衝着客廳女僕問道：

“你把衣櫥的鑰匙放到什麼地方了?”

“放在熨洗衣物的房間裏。”女僕人回答。

寢室女僕鬆了口氣，坐到一條板櫈上，嘟嘟囔囔地抱怨說：“都什麼時候了，又給我派了一大堆活兒。”

“發生什麼事情了?”廚娘忙問道。

“要請新來的客人，那位大人物在這裏過夜。天這麼晚了，可我還得去收拾房間、鋪牀。”

“那肯定真是一位大人物了。”格特魯兹說。

“這還看不出來?”客廳女僕說:“你没見他那說話時的口氣，好像他就是這個世界的主人。”

“我說，您行個好。”乞丐站了起來，朝寢室女僕的方向邁了一步。

“站在那兒别動，看把廚房給老娘弄成什麼樣子啦!”

然後格特魯兹衝寢室女僕轉過身去，又解釋說：

“他想今天，現在就同男主人談話，我已經對他講了，這是絶對不可能的，但他不聽。”

乞丐把身子轉向了寢室女僕：“我求您去叫一下男主人。”

“我是管寢室的，爲你去客廳傳遞口信，可不是我的事情，這與我毫不相干。”

隆隆的雷聲越來越近了，一道閃電映藍了玻璃窗，雷聲又從山巒那邊響起，大家都做起禱告。

“哎，你們就可憐可憐天底下的窮人吧!”坐着的老女僕胡安娜嘆息着:“你們總會找借口來拒絶窮人的要求。他們忍饑挨餓，孤苦伶仃。如果我還年輕的話，我會上去爲你求個情的，可我已經老了，連樓梯也上不去了。”

“如果你去的話，没有人會攔你。”格特魯兹冷冰冰地說。

然後她又衝着乞丐：

“你就死了這條心吧！你也看到了，没有人會理睬你的。”

又一道閃電劃破夜空，外邊的花園瞬間變成了灰色，緊接着又隱入了黑暗之中。又是一聲響雷，彷彿樓房也同大地一起震動起來。

電燈突然一下全滅了。驚慌的僕人們在黑暗中喃喃地祈禱着。爐竈中的火苗一跳一跳地閃動着。

格特魯兹迅速地劃着了一根火柴，點燃了兩支蠟燭。

“快給我一支。”男僕人說：“我得上樓去把蠟燭都點着。”

廚娘遞給他一支，男僕人出去了，負責客廳和寢室的兩個女僕緊緊地跟在他的身後。

格特魯兹從橱櫃裏取出一個小燭盤，把燃燒的蠟燭插上，然後將它放到廚房中央的大桌子上。

雨水一個勁兒地敲打着玻璃窗。雷聲越來越大。窗外的景色在閃電中又變成了藍色的，但刹那間又被黑暗吞噬了。震耳欲聾的雷聲彷彿要震碎那廣闊無垠的長空。

“仁慈的主啊！請您快來保護我們這些可憐的人兒吧！”老女僕胡安娜焦慮不安地禱告着：“雷聲就在我們的頭上。”

格特魯兹打開一個抽屜。

“你要做什麽？”胡安娜問。

“我要燒迷迭香來驅驅鬼神，人們都說它靈驗。”

她從抽屜裏取出一枝乾迷迭香，將它伸到火苗上。

又一道閃電穿過窗户射了進來，房屋在雷鳴中發出了一陣顫動。

“我們趕快唱讚主歌吧！”胡安娜説。

“你來吧！我不會唱，這些東西已經不屬於我們這一代人

了。”格特魯兹回答說。

於是，在嘩嘩的雨水和雷電的轟鳴中，胡安娜沙啞、疲倦與顫抖的聲音從廚房的深處響起：

“我的靈魂在主的感召下變得高尚無比。

“我的精神上無比的歡樂來自萬能的主，我的救星。

“您看中了您的出身卑賤的奴隸，從今以後，世世代代的人們都將稱我爲幸運兒。

“您至高無上的權力爲我贏得了榮耀，您的聖名就是博愛與仁慈的象徵。

“您的大慈大悲將流芳千古，虔誠的奴隸會永遠把您懷念。……”

突然，胡安娜停下了。

“完了嗎？”格特魯兹問。

“沒有，沒有完。我老了，記憶力不行了，下面的我忘了。”

這時，從廚房的另一個角落響起了乞丐的聲音：

“您展開那巨大的臂膀，驅散了那些傲慢無比的小人。

“您將權貴們從王位上趕走，將那些卑賤的奴隸們扶立起來。

“您爲那些充滿饑餓的人們帶來了財富，您將那些富人們變得一貧如洗。”

當電燈突然熄滅的時候，男主人的兒子諾奧正在走廊裏。他向客廳内的客人們請了安，準備到寢室去。

他孤獨地站在被閃電不時地劃破的黑暗中，他靠在牆上，看到了外面黑暗中不時閃現出一座藍色的、陌生的、幽靈般的花園。他獃若木鷄般地靜聽了好一會兒，隨後他開始感到害怕了。他覺得只有一個人處在暴風雨中。他想跑回到客廳去，但是，馬

上又想到了那新客人巨大的身影。他越來越害怕，更不敢在黑暗之中去見那不認識的客人。他緊緊地貼靠在牆上喊了起來。走廊裏的深處出現了一團亮光。

原來是手托蠟燭的男僕安東尼奧和兩個女僕。諾奧迎着他們跑去，然後跟着他們走了。

僕人們來到了位於餐桌旁邊的食品間。

安東尼奧點燃了兩個大燭臺上的蠟燭後說：

“在我的記憶中，從沒有聽過這麼響的雷聲。”

“我可從來記不得有哪個叫花子想叫男主人下到廚房去。”客廳的女僕人說。

“發生什麼事情了?”諾奧問。

“廚房裏有個要飯的，想要人叫你的父親去同他講話。”

“爲什麼你們不去叫呢?”

“因爲做任何事情都應該分清場合和時間。”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與其它窮人一樣，好像是瓦爾辛一帶的人。”

“給我一支蠟燭，我想見見他。”諾奧說。

女僕遞給他一個插着蠟燭的小燭臺，諾奧隨後就去了。

當他拉開廚房的門時，一眼便看到了臉龐顯得很年輕，但卻很疲倦的男人坐在施捨桌前。與瓦爾辛人一樣，正像客廳的女僕儒麗亞說的。

他舉着蠟燭，朝那個男人走去，當走到那個男人的身邊時，諾奧低聲而緩慢地說：

“晚上好!”

“晚上好!”乞丐回答。

片刻的沉靜。雷聲好像離去了，雨已經停了。

“雷鳴過去了。”孩子說。

“終於過去了。”

“你就是要人叫我父親的那個人吧?”

“是我。”

“你想見我的父親?”

“我想讓你的父親看一下我。”

“你叫什麼名字?”

“請告訴你的父親，就說我從瓦爾辛神甫那兒來。”

諾奧又靜靜地看了看乞丐，他舉了舉蠟燭，想看得更清楚些說:

“我去叫我的父親。”

當諾奧走上樓梯的平臺時，電燈突然亮了，他吹滅了蠟燭，將燭臺放在一張桌子上，然後朝客廳走去。

他走進了客廳，舉目望去，大人物的身影繼續在往牆上爬，佔據了整個天花板。好像他完全控制着聚會的人們。

在壁爐那邊的角上，帶有巨大的影子的大人物一邊享受着燃燒的葡萄枝藤發出的宜人的溫暖，一邊同主教和男主人交談着。

“爸爸。”諾奧叫道:“廚房裏有一位窮人想同您說什麼。”

“現在不行，告訴他星期六再來。”

“可是必須得今天，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麼重要的事情?”

諾奧不知該如何回答。

“爲什麼您不去看一下呢?”主教問男主人。“一個窮人總是從上帝那兒來的。”

“下面廚房裏的那個人說，他是從瓦爾辛神甫那兒來的。”諾

奧解釋說。

男主人的臉頓時漲得通紅。他看了看兒子，用清晰而斷然的口氣說：

“你告訴他，瓦爾辛神甫是知道我只在星期六才接見那些窮鬼的，叫他星期六再來。”

“爸爸，您現在就去看看他吧！”諾奧又央求着。

“不行！”男主人回答。

諾奧無可奈何地離開客廳，回到了廚房。他悄悄地注視着那個乞丐。格特魯茲在刷鍋，胡安娜坐在她的那個角落裏，雙眼茫然無光地盯着爐中的火苗。

終於，諾奧開了口：

“我父親不願來見您，我懇求過他，但他不肯來。”

“謝謝你。”乞丐說。

“什麼時候再能見到你？”諾奧問。

“你來瓦爾辛找我吧。”乞丐回答。

說完，他站起身，向各位道了晚安便走了出去。諾奧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門外飄進一股從花園散發出的、濕漉漉的氣息。

格特魯茲走近施捨桌，準備收拾杯子、餐具和盤子。

“你們快來看啊，他什麼也没有吃呀！”

“啊！上帝也没有接受該隱的貢品。”年老的胡安娜揚起了頭，彷彿突然想起了什麼，她疾呼道。

“你說的這是什麼呀？”廚娘問。

“這是創世紀初期的一個故事。”胡安娜說：“講的是亞當和夏娃的兒子們的故事。他們一個叫該隱，一個叫阿貝爾。該隱殺死了他的弟弟阿貝爾。”

半小時後，主教坐在他的小汽車裏，在公路上緩慢地爬行。他非常傷心，心情也很沉痛，他想到了瓦爾辛神甫。

男主人和大人物那嫻雅的舉止，那合乎邏輯的論證，使他變得麻木不仁。他已是風燭殘年，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厭倦，既無智慧也無能力去鬥爭了。他的朋友們變成了他的敵人，他的敵人變得比他越來越强大。他腦海裏是一片黑暗，在人世間他感到極度的孤獨，上帝是那麼的神秘莫測，始終隱藏着。在黑暗中，車燈照亮了那條在兩行光禿禿的樹木之間向前延伸的公路。彷彿被冬天拋棄，被黑暗吞食的公路上到處泥濘不堪。主教恍惚感到這公路就是他靈魂的真實寫照。

小汽車繞過山間一道又一道的彎路，開上了一段筆直的路面。

突然，車燈遠遠地照出了一個人影，一個獨身步行的男人的身影，正延着公路向前走着。

當汽車開到他身旁時，主教看到是一個乞丐。

"快停下，我們把這個人捎上吧！"主教對司機說。

主教搖開了車窗，招呼乞丐。

"你去哪兒？"

乞丐走過來說：

"我到瓦爾辛神甫家去。"

"啊！你從那大户人家來，是不是？"

"是的。"

"你就是那個要求同男主人講話的人？"

"是我。"

主教看了看，這是一位很普通的男人。他使人想起瓦爾辛人的形象，破衣爛衫上霑滿了泥，臉上呈現出饑餓的神情，雙

手擺出一種能忍受一切的姿勢。這是一種由來已久忍耐屈從的姿勢。突然，年老的主教覺得世界的拋棄，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孤獨都從那人的臉上閃現出來，那表情簡直難以讓人忍受。

於是，主教一邊低下了頭一邊說：

“瓦爾辛還遠着呢，那邊的道路非常不好走，到處都是爛泥，暴雨將山間的小路上衝滿了碎石。你隨我來吧，今夜就留宿在我的家中吧。”

乞丐沒有回答。

主教擡起頭來，可是他的眼前看到的只有黑夜。

“喂，你在哪里？”

但是，沒有人回答。

於是，年邁力衰的主教彎身從汽車裏出來，他左右看了又看，聽了又聽，公路上和曠野裏看不見一個人影。他叫司機也出來尋找，可司機也沒有找到那個乞丐。主教的雙腳深深地陷在爛泥中。一輪明月從雲層裏面鑽出，但是皎潔的月光照亮的卻是空蕩蕩荒蕪的原野，沒有任何人離去的痕迹。一陣令人心悸；發人深省的寂寞。

主教用雙手捂住了自己的臉，此刻，他試圖在内心重新認識碰到的這位乞丐。突然他鬆開捂住臉的雙手，低聲說：

“我必須贖回我所犯下的罪孽。”

他重新上了小汽車，對司機說：

“我們必須向回開。”

當他們回到男主人的府邸時，燈光還亮着。克拉松號汽車在大門口的響聲，在深更半夜引起了府邸一陣極大的騷動。

一位男僕跑着下了臺階去開大門，插進鎖裏的鑰匙費了好大一會兒工夫才轉動了那把大鎖，兩扇鐵門發出了吱吱的轉動

聲。主教的小汽車開了進來，穿過院子，停在了那石頭臺階前。

好奇的女主人透過玻璃從窗簾的縫隙間向外窺視着，急切地想知道這半夜來的客人是誰。

"主教又回來了！"她不由得驚喊了一聲。

她急忙跑去告訴丈夫。

主教的雙腳似灌滿了鉛水，步履蹣跚，弓腰駝背，顫抖的手扶着那長滿青苔的石扶手，一步一步地走上臺階，兩隻鞋上粘滿了泥巴。

當主教登上臺階平臺時，男主人夫婦已在門口恭候他。

深夜的光澤映在那白底藍色圖案的瓷磚牆上一閃一閃的。

"我需要再同您談談。"主教對男主人說。

"這兒有點冷，我們還是去客廳裏談吧。"

客廳内的坐椅一下被燈光突然照亮，氣氛彷彿變得緊張與恐懼起來。一面面的鏡子似乎在告訴人們時間已經很晚了。主教并不想坐下，他站到了一張桌子旁邊。

"用不着坐了，我不會逗留很長時間的，我會很快地把我要說的事講完。"

但是，他不知道該從哪兒說起。

"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了？"男主人問。

"是的。"

又一陣兒沉默，接着，主教不緊不慢地開了口。

"我不知道該怎樣講叙我所看到的一切。就在今天晚上，一位無辜的人受到了指控，而且仁慈的上帝本人就是這一切的見證人。"

"我不明白您在說什麼？"男主人說。

"今天，就在這裏，年輕的瓦爾辛神甫受到了指控。"

“是上帝來爲他做證了?”

“正是如此。”

“請原諒，主教先生，原諒我不會相信有這等事情。”

主教看了看男主人，這位擁有那些肖像、銀器、農田、葡萄園、松林和山脈的主人。他彷彿看到這所有的一切，在男主人的週圍形成了一堵厚厚的牆，把他與現實隔離開來，男主人完全把自己緊閉在他的自信之上。

主教傷心地回答說：

“我知道您是不會相信的。”

然後又繼續慢慢地說：

“瓦爾辛神甫不僅受到了指控，而且也被出賣了。他被希望之母教堂的天花板出賣了。”

男主人根本不相信他聽到的一切，因爲他没有一點要懺悔的意思，就好像很久以前他就已經失去了或者說拒絕了重新認識自己的可能。他壓住心頭的怒火，斷然地說：

“我不理解您爲什麼偏要用出賣這兩個字眼，我們并没有進行任何買賣。我施捨錢財完全是出於自願。同時也是爲滿足别人的請求。”

“可是我，”主教痛苦地懺悔着：“卻向您承諾要將這年輕神甫調到其它地方去。我許了諾，并收了錢。我不能履行這樣的諾言，我要把你的這筆錢還給你。”

主教那隻佈滿皺紋的手，顫抖着將兩張支票放在桌上。

男主人氣得簡直要發瘋了，他驚異而憤怒地注視着主教的舉動。想不到這位看來非常溫文爾雅的主教竟會這樣背信棄義。竟會用這樣的難以使人接受的字眼來指責他這位受過良好道德教育的人。主教竟然指控他幹了一樁不可告人的、混水摸魚的

買賣。他用清晰、含義明確的言詞指控了他。主教甚至不願拐彎抹角或者通過隱晦的語言來表達他的指控。男主人真想把這筆錢收回來，給主教針鋒相對、以牙還牙的回答。但是他知道同主教糾纏是得不到好處的。想到他的聲譽和名望，想到他從小受到的上等教育，終於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失禮節而又有分寸地說：

“我不明白，我施濟的錢與瓦爾辛神甫有什麼聯係，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尊敬的主教先生，您的頭腦混亂到了令人遺憾的地步。我做出的施捨，是從來不會收回的，而且這個問題不能只在我們兩人之間解決，我們必須知道我的客人是什麼意見。”

男主人叫來了傭人，讓他去請“大人物”。但是，男僕安東尼奥徒勞地找遍了整座樓房，那位晚上來的不速之客“大人物”不見了。他既不在卧室也不在客廳內，樓梯上、走廊裏也找不到他。他的汽車和司機也不翼而飛，就連那汽車輪子留在庭院潮濕的土地上的痕迹也被抹掉了。

這一連串的事情攪得男主人心神不安。他讓夫人在客廳內陪伴主教，親自帶領僕人們將樓內和花園中檢查了一遍。他們爬上閣樓，鑽進地下室，還窺視了院中那口水井。安東尼奧檢查了所有窗簾的後面，寢室僕人瑪麗婭娜搜尋了所有的牀下。男主人搜索了灌木叢的後面，但是消失的“大人物”還是没有找到。

主教、男女主人、男僕安東尼奧、客廳傭人儒麗婭、寢室傭人瑪麗婭娜驚駭地聚集在客廳裏議論着發生的事情。男主人請主教原諒。家中出現這種奇怪的事情，没有人能夠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客廳内彌漫着一種沉悶、令人不安的氣氛。不知

什麼地方的木器發出了一聲爆裂聲，女主人打了一個寒顫。外邊花園裏的任何一個黑影彷彿都成了懷疑的對象。

終於，主教開口了：

“時間太晚了，明天我們再好好想想吧？您的客人肯定會出現的，至少會給您一個消息。我告辭了，兩張支票我放在這兒。”

可是，當他們朝桌子上看時，只見一張支票，是男主人的那張，而大人物的那張支票卻不見了。

在場的人神情緊張地相互看了看。大家的雙手、目光開始在客廳內神經質般地翻動着，搜尋着每一個角落。

“看看桌子下面有沒有。”女主人對男僕說。

安東尼奧跪在地上，掀起鋪在桌子上的那塊紅色絲織大桌墊，將頭伸了進去。沒過一會兒，他像攝影師一樣把頭從那塊桌墊中露出來說：

“沒有。”

“是空頭支票，還是簽過的支票？”男主人問主教。

“我不知道，我連看也沒看。”主教慌窘地說。

事情越來越混亂。

“我必須通知銀行。”男主人說：“尊敬的主教先生，您看到支票上寫的是哪個銀行？”

“不知道，我沒看。”

事情越來越複雜。

但是，主教此刻對這種人世間的交易已經厭倦了。

“我把這個問題交給你了。”主教對男主人說：“夜晚會給你帶來忠告的，明天一切都會水落石出的，我告辭了。”

主教告別男主人，走了出去。

主教走後，男主人要傭人們找支票，地毯被掀了起來，將

沙發上的靠墊、桌子上的雜誌都進行了檢查。可是半個小時過去了，連張支票的影子也沒有看到。

終於，男主人對傭人們說：

“我睡覺去了，你們繼續找，我想支票不會找不到的。”

男主人走了。安東尼奧、儒麗婭與瑪麗婭娜像洩了氣的皮球，相互瞅了瞅。

“你們留在這裏找，我到走廊裏去看看，也許支票被風吹跑了。”男僕人安東尼奧說。

“也許讓魔鬼給拿去了！”女僕儒麗婭說。

安東尼奧毫無希望地在走廊的地板上看了看，便到廚房對格特魯兹講了發生的一切。

“可是，這位如此神秘的先生究竟是什麼人呢？”廚娘問。

“我不知道。”安東尼奧回答：“可能是魔鬼來過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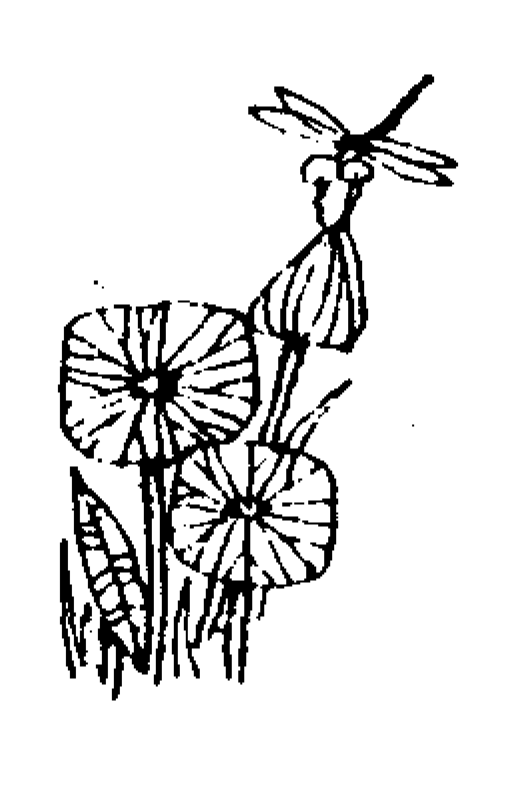
“誰知道！”年老的胡安娜開了口，她疲倦的目光停在火苗上。

“誰知道，也許他真是魔鬼！這要在過去，很可能是魔鬼出世。”

“可在當今這個世界上，既不存在什麼上帝，也没有什麼魔鬼，現實存在的只有窮人與富人，誰有本事誰就各顯神通吧。”廚娘説。

不一會兒，格特魯兹抓起一塊抹布將乞丐留在地板上的腳印擦掉了。

短篇小說範例



旅　行　記

公路在一望無際、綿延不斷的原野上向前延伸着，依稀可見的山巒不時地出現在遠方。正值 9 月初，清晨把萬道霞光撒滿廣闊的大地。坦蕩無垠的大地上一片金光燦燦，生機盎然。自然界賜予大地的一切，似火一般在燃燒。

奔馳的小卧車内坐着一對夫婦，面對着瑰麗的景色，那夫人情不自禁地對丈夫說：

“這簡直猶如人生的青春年華。”

丈夫微笑着點了點頭。透過玻璃車窗向外望去，沿途的景物風馳電掣般地從窗外閃過。房舍、橋樑、山崗、樹木、村莊、河流都被遠遠地甩到了後面，就像被公路接二連三地把它們吞掉了似的。

前方出現了一個十字路口，他們拐向

右側，繼續朝前開去。

“我們大概快要到了。”丈夫說。

他們繼續朝前開着。

樹木、農田、房舍、橋樑、山崗、河流繼續從車邊飛快地閃過。

妻子心神不定地看了看週圍，然後對丈夫說：

“我們是否弄錯了，可能剛才我們走差了路？”

“肯定是在十字路口那兒，我們搞錯了方向。”丈夫一邊說着，一邊把汽車停了下來。“我們向西拐了，可我們本應該朝東去才對，現在我們必須回到十字路口去。”

妻子把頭朝後仰了仰，看見太陽已經昇得老高了，萬物正漸漸地失去它們的影子，路邊的小草也失去了清晨特有的光澤。

“我們快趕路吧！”妻子說。

丈夫轉動着手中的方向盤，他們在公路上掉轉車頭，就向來的方向開去。

妻子顯得有些疲倦，她瞇縫着雙眼，將頭靠在了座位的靠背上，開始想象着他們要去的地方會是什麼樣子。那是一個他們從未去過的地方，他們甚至也沒聽說有人曾去過那兒。他們只是從地圖上看到有這麼一個地方，只知道它的名字，人們都說那是一個美妙奇異的地方。

她想那裏的房子肯定非常漂亮、非常安靜，那是一座白色的、充滿和平的房子，它坐落在玫瑰花叢。那裏的花園一定很大，葱綠的植物生機勃勃，微風吹拂着枝葉沙沙作響。有人曾經對她說過：有一條涓涓流淌的小河從花園中流過，河水清澈透明，水面波光粼粼。河底的細沙，光滑潔淨的小石子歷歷在目。小河的兩岸是細嫩的綠色草坪，草坪中閃爍着星星點點的

三葉苜蓿。一株又一株樹冠像傘一樣，掛滿果實的菓樹挺立在草坪上。

“一到那兒，”妻子說：“我們就到河裏痛痛快快地洗個澡。”

“對，我們先到河裏洗澡，然後躺在草坪上，好好地休息休息。”丈夫說，他的眼睛始終盯着眼前的公路。

口乾舌燥的妻子彷彿看到了那清涼透明、浸漫到她的雙肩的河水；看到了她和丈夫并排躺在那柔軟的草坪上，枝葉茂密、果實累累的菓樹爲他們提供了陰涼的樹蔭。他們將在那裏居住下來，他們將有足夠的時間去觀察、去觸摸週圍的一切感興趣的東西；在那裏，他們將慢慢地呼吸着玫瑰花濃鬱撲鼻的清香，一切都將遷延，時日永不消失；在那裏，他們將靜靜地傾聽小河那潺潺的水聲，那寧靜的氣氛彷彿在用充滿和平和歡樂、莊重而純潔的語匯向他們傾訴衷腸；在那裏，什麼都不會缺少，他們的願望就是要到那個美好的令人嚮往的地方。

車窗外的田野、松樹林、山崗、河流疾速地飛向汽車的後方。

“我們快到十字路口了。”丈夫說。

他們又朝前駛去。

河流、田野、松樹林和橋樑接踵閃過窗口。

汽車朝前行駛了半個多小時。

“我們早該到十字路口了。”丈夫說。

“是否我們又走錯了？”妻子問。

“不會錯的。”丈夫說：“沒有其它的路可走呀！”

他們繼續朝前開去。

“十字路口早該出現了。”丈夫說。

“那我們怎麼辦呢？”妻子問。

"朝前開吧。"

"可能我們迷失了方向。"

"我没看到有其它的路可走啊!"丈夫說。

他們又繼續朝前開去。

一路上，他們遇到了河流、田野、山崗，他們穿過河流、田野、山崗，將它們遠遠地拋在後面，繼續朝前方駛去。沿途的景色在不斷地消失，彷彿有人把它們拽向了後方。

"我們越走越迷惑了。"妻子說。

"可是那另一條路到底在哪兒?"丈夫問。

汽車終於停了下來。

公路的左邊是一塊寬闊空曠的平原，右邊是一座長滿樹木的丘陵。

"我們爬到丘陵上去看看。"丈夫說:"從上面可能會看清楚週圍的所有道路。"

他們爬到丘陵頂上，卻没有看見任何道路，但是，他們看見一位農夫正在一個菜園裏翻地。

他們朝農夫走去，問他是否知道通往十字路口的道路。

"知道。"農夫說:"朝那邊走。"

"你能給我們帶路，把我們領到那兒嗎?"

"可以，但是我必須先把這條水溝挖好，讓水流過去，請稍等片刻。"

"好吧，我們等着你。"丈夫說。

"我渴極了。"妻子說。

"在那兒，岩石的後面，"農夫一邊說一邊用手比劃着:"有泉水。你們先去那兒喝水，我一會兒就把水溝挖完了。"

丈夫和妻子朝農夫指的方向走去，果然在岩石的後面，他

們找到了泉水。

清澈閃亮的泉水猶如一把利劍，從山岩的高處筆直地跌落到地面上，形成一個小小的水潭。

他們在那裏開懷暢飲，弄得臉上和頭髮上都霑滿了晶瑩的水珠。他們快活地笑着，盡情地享用着清爽宜人的泉水，忘記了疲倦，忘記了尋找道路，忘記了他們的旅程。妻子坐在一塊長滿青苔的石頭上，丈夫坐到了妻子的身旁，他們溫情脈脈地手拉着手，一動不動，沉默不語，靜靜地坐了好一會兒。

突然，一隻美麗的小鳥落在水潭邊，丈夫對妻子說：

“我們該走了。”

他們急忙站起來，朝菜園走去，去尋找那位農夫。

可是，當他們走進菜園時，農夫已經不在那裏了。只見水順着水溝流淌着，兩邊的香菜和薄荷一片生機。他們沒有找到農夫。

“他不願等我們了。”丈夫說。

“那他爲什麼要騙我們呢?”

“可能他不會騙我們的，也許他不能再等了，要不就是他把我們給忘了。”

“現在我們怎麼辦?”妻子問。

“我們上車去吧，然後，我們按照他剛才指點的方向朝前走吧。”

他們翻過丘陵，朝停放汽車的地方走去。可是，當他們走到公路邊的時候，汽車不見了。

“我們大概又走錯了，應該從另一個方向來才對。”

“是不是有人把我們的汽車偷走了?”

“農夫會到哪裏去呢?”

“也許他到泉水那兒找我們去了。”

“我們應該找個人才好。”妻子說。

“我們再到泉水那兒看看，也許農夫去了那兒。”

他們只好朝回走去。

翻過丘陵，穿過菜園。空氣中彌漫着薄荷的清香，菜園已經澆完了。奇怪的是他們沒有在岩石的後面找到泉水。

“不是這兒。”丈夫說。

“就是這兒。”妻子說：“是這兒。我有些害怕，我們趕快回到公路上吧。”

他們回到公路上，沿着公路，尋找他們的汽車。

“我們怎麼辦呀？”妻子焦急地問。

“肯定會有人經過這裏的。”丈夫回答。

他們繼續沿着公路朝前走去。空中的太陽繼續在上昇着。

“我累了。”妻子說。

“等我們到了要去的地方，你就可以躺在那掛滿果實的樹蔭下，躺在草坪上盡情地休息的。”

“我們必須快點兒找到去那裏的路。”妻子說。

遠處的松樹林裏閃現出一座房子。

“我們到那裏看看。”丈夫說：“說不定那兒有人會給我們指明道路的。”

一陣微風輕輕拂過，松林在風中似微波晃動。

他們敲響了那座房子的門，裏面沒有人回答。他們靜靜地聽了一會兒，好像聽到了說話聲。他們又敲了敲，還是沒有人回答。他們稍等了片刻，然後慢慢用力重新一下一下，隔開間隔地敲了起來，敲擊聲發出了迴響，還是沒有人回答。

於是，丈夫把右肩膀朝前一伸，一下子把門撞開了。屋裏

空蕩蕩的，確實没有人。

這是一座矮小的農家房舍，一座没有裝飾的房舍，但裏面卻彌漫着生活的氣息。房舍裏有一個廚房和兩個房間，在那用白灰塗得雪白的牆邊放着一尊偶像，偶像的前面燃燒着一盞橄欖油燈，燈的旁邊不知什麼人擱放着一枝神聖的復活節時供奉的花。

廚房裏没有人，房間裏也没有人，後院裏也没有人，只有曬在鐵絲上的衣服在微風中一個勁地飄動着。

爐子中的灰還散發着餘熱，餐桌上擺着酒和麵包。

“我餓了。”妻子說。

他們坐了下來，毫不客氣地吃了起來。

“現在怎麽辦?”妻子問。

“我們再回到公路上去，繼續尋找。”丈夫說。

他們走了出去，又穿過了松林，但是公路卻不見了。

“我害怕。”妻子說:“我現在越來越害怕，一切都消失了。”

“我們不是在一起嗎?”丈夫說。

“可是没有公路，我們該怎麽辦呢?”

“我們回到那所房子去吧。”丈夫說:“我們一直在那裏等到主人們回來，請他們指給我們路，幫助我們。”

於是，他們又重新穿過松林。但是，在剛才還矗立着房子的地方，只有一小片空地和零散的石塊。

兩個人不由得目瞪口獃，妻子一下子跌坐在地上，直挺挺地趴在亂石之間，臉貼在地上，哭了起來。

“我們走吧!”丈夫說。

“走? 上哪兒去?”妻子問。

“我們一定會找到路的。”

"找路做什麼？我們不是把所遇到的一切都失去了嗎？"

丈夫跪在妻子的身旁，用手擦去她臉上的淚痕和泥土。

然後他攙扶起妻子，兩個人又繼續朝前走去。

他們穿過松林，來到了一塊田園上。但是沒有看到任何道路。

在那田園的中央，有一棵蘋菓樹，樹上結滿了紅紅的、圓圓的、亮得發光的蘋菓。

"多麼美妙的蘋菓啊！"妻子說。

她走上前去摘下一個，又摘了一個遞給丈夫。他們來到蘋菓樹安靜的樹蔭下，坐在了那細嫩的草坪上。瓷實、清鮮、香甜的菓肉在他們的咀嚼下不時發出陣陣輕微的脆裂聲。

太陽已經昇到頭頂，開始偏向西方，大地一片金光。他們夫妻倆背靠着蘋菓樹粗糙結實的樹幹，靜靜地休息着，耳邊只聽到佈滿陽光的大地發出一陣陣細微的聲響。

坐了一會兒，丈夫說：

"我們該走了。"

他們站了起來，又朝前走去。

他們走到田園的籬笆旁，籬笆將這塊田園同那塊田園隔離開。妻子突然叫了一聲：

"我們應該摘些蘋菓帶着，我們不知道現在我們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要走多少路才能再找到吃的東西。"

"有道理。"丈夫應聲說。

於是，他們就返回去，朝那棵直立在田園中央、樹冠圓圓的蘋菓樹走去。

可是，當他們靠近蘋菓樹的時候，突然發現所有的蘋菓都從樹枝上、從樹葉間消失了。

"可能有人從這裏經過，我們卻沒有發覺，他把蘋菓都摘走了。"丈夫說。

"啊!"妻子驚喊了一聲："怎麼會這樣快？一切都這麼快的消失了！我們遇到這麼多的東西，明明在那裏，可是當我們再回去找的時候，什麼都不見了，可我們連誰使它們消失了或帶走了都不知道。"

無奈之下，他倆低着頭，又重新默默地上路了。

他們接連穿過了幾座田園，但沒有碰到任何可以給他們帶路或回答他們問題的人。在一堵籬笆旁邊，他們看見地上有一個用軟木做的盛奶器和一個陶罐。

妻子先打開盛奶器，然後又朝陶罐裏瞅了瞅。

"裏面都是空的。"她說。

"主人會到哪裏去呢?"

他們不由自主地朝週圍看了看，但是連個人影也沒有見到。他們喊了一陣，還是沒有人回答。

"說不定主人在籬笆的另一邊呢。"妻子說。

他們穿過籬笆，但是也沒有看到任何人。他們只瞧見一條幾乎被三葉苜蓿草和水田芥庶遮掩住的小溪在流淌着。於是，他們蹲伏在溪水邊洗起了手和臉。妻子雙手捧起水飲了下去，又捧起一捧給丈夫喝。

"要是我們把那陶罐帶來，"妻子說："就可以隨身帶點水走了。"

"還有那盛奶器，我們可以在裏面裝些菓子，我們趕快去把陶罐和盛奶器取來。"

他們穿過籬笆向回走去。

可是，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被打碎的陶罐，盛奶器也

被蛀蝕得千瘡百孔。

“誰把罐子給打碎的？”

“大概是風吹的，要不就是有動物從這裏經過。”

“什麼東西會把盛奶器蛀成這個樣子？”

“可能是耗子，也可能是蛇、鼹鼠或者是野狗。”

“碎罐子和盡是窟窿的盛奶器已經不能用了。”

“我們還是快走吧。”妻子說。

這時已經是午後了，突然他們看到一片森林，森林的邊緣閃現出一條小路。

“我們順着小路走吧，從這裏，我們可能會遇到人的。這是踏出來的小路，肯定是有人走過的，它會把我們帶到有人家的地方。”

於是，他們走進了森林。

青栴樹、栗子樹、菩提樹、赤楊、西洋杉和松樹，茂密的枝葉相互交錯叠落着。陽光似萬把金色的利劍斜射進森林，映照着粗大的樹幹，森林裏空氣清新，令人神清氣爽。

“多麼美好的大森林啊！”妻子情不自禁地讚嘆起來。

“簡直太美了！”丈夫也在讚美着。

附近不時地響起枯樹枝的爆裂聲。有時會從高處落下一兩個松球，微風吹動着，高高的樹冠發出嘩嘩的響聲。出没於有枝葉間的小鳥發出動聽的鳴叫，青苔和土地卻無聲無息地沉默着。

夫妻二人沉浸在大森林的美景中，沐浴在大森林悦耳的音樂和幽香中。他們手挽着手，沿着林中的小路走着。

走着走着，他們突然聽到了遠處有砍柴聲。他們加快了腳步，朝着發出聲響的方向走去。

“砍柴聲是從那邊傳來的。”妻子指了指前方。

他們離開了小路，朝右邊走去。

他們果然碰到了一位正在砍柴的樵夫。

“我們迷了路，”丈夫說：“我們正在尋找通往公路的小路。”

“一直沿着小路的右側走，”樵夫說：“從這條小路走下去，你們就會找到公路的。”

“謝謝您！”丈夫說。

他們按照樵夫指的路朝回走去。

但是，他們没有找到剛才走過的小路。

“我們怎麼又找不到來時的路了？”妻子問。

“我們只好再去求那樵夫，讓他再給我們指點一下吧。”

他們回到剛才同樵夫問路的地方。可是，在他們面前只有一堆砍好的柴放在那兒，樵夫卻不見了。

“樵夫走了。”妻子說。

“他大概不會走遠的，我們喊一喊他。”

他們喊了幾次，但是没有任何回答。他們只聽見小鳥的鳴叫，枯樹枝的爆裂和微風拂動樹葉的響聲。

“別說話，再仔細聽聽。”丈夫對妻子說：“他肯定不會走得太遠，說不定還能夠聽到他的腳步聲。”

兩人靜靜地聽了好一會兒。

但是，他們只聽見了大森林發出的聲響。

“我知道怎樣才會更好地聽到他的腳步聲。”妻子說。

她跪了下來，先將一隻耳朵貼在地面上，細聽了一會兒，然後又把另一隻耳朵貼在地面上。

但是，她只聽到了大地令人心悸的沉默。

“我只聽到了大地發出的聲響。”妻子說。

"我們還是向前走吧。"丈夫說。

他們又繼續朝前走着。

他們遇到了桑樹圍成的籬笆牆，樹上墜滿了桑仁。

"多麼誘人的桑仁啊！"妻子說。

丈夫上前摘了一把，然後把桑仁塞到妻子手裏。妻子嚐了嚐，贊不絶口。

"多麼甜美的桑仁！"

兩人説笑着，開始摘起桑仁來。不一會兒就摘了一大堆，他們坐在地上吃了起來。午後金色的陽光斜射下來，照亮了深沉的樹幹，把地上那碧綠的小草映得更加綠了。當他們吃完桑仁時，丈夫說：

"我們該走了，我們一定要找到公路，找到我們要去的那個地方。"

"可我們現在連自己在哪兒都不知道，又怎麼會找到要去的地方呢？"

"我們必須去尋找！"丈夫回答。

兩人站了起來，準備啓程上路。

"等一等。"妻子說："我想帶點兒桑仁。"

她解開繫在脖子上的圍巾，拉平後將它鋪在地上。兩人開始摘桑仁，一會兒圍巾上便堆起了尖尖的一堆桑仁。他們將圍巾的四個角對着繫了起來。

"我們走吧。"丈夫一邊把手指伸到兩個結之間一邊對妻子說。

他們又重新上路了。

他倆手挽着手，呼吸着那令人神往清新的空氣。

"這裏的一切是多麼令人嚮往啊！"妻子說。

“美是美啊！”丈夫說：“可是我們連公路還沒找到呢！”

妻子朝後回過頭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樹幹和土地散發出的清香。她把手伸向空中，一隻美麗的蝴蝶落到了她的手指尖上。

“啊！”她不由得驚嘆起來：“盡管我失落在森林中，但我看到週圍的一切是那麼的芳香和奇妙。盡管不知道是否能到達我嚮往的地方，我還是要笑，要爲這美麗的萬物盡情地歌唱，正是在這條不知將把我帶向何方的小路上，樹木是那麼的碧翠、清幽，彷彿是有一種深奧的信念在滋潤着它們。正是在這裏，陽光溫柔地照射在我們的臉上，彷彿認出了我們，我充滿了恐懼，但也感到歡快無比。”

“空氣和陽光，”丈夫說：“是多麼的寬厚和美好，如果我們沒有迷路的話，這次長途跋涉將是一次奇妙的旅行。但是，空氣和陽光卻無法告訴我們公路在哪裏。”

他們聽到極其輕柔的水晶般的聲響，他們急忙朝前走了幾步，看到了一條小河。

這是一條窄小而清澈的小河，河的兩岸長滿了玫瑰色和白色的野花。

丈夫和妻子一同趴在河邊，將頭伸向小河的水面，喝起水來。

“多麼純淨的河水啊！”妻子說：“我們到河裏洗個澡吧。”

兩人脫下衣服，赤身跳進了河裏。

他們時而戲笑歡鬧，時而沉默相對，在河水裏戲遊了很長時間。他們睜着眼睛潛入水中，觸摸着河底圓滑發亮的石子，彷彿在穿越過一個懸浮的、綠色和透明的世界。藍色的斑鱒魚隨着他們的舉動和示意在水中漫遊。

洗完澡，他們來到岸上，趴在金色的森林蔭翳的河邊草坪

上。在美麗的鮮花的映襯下，妻子那優美、嫵媚的體態散發着迷人的魅力。

“這裏幾乎就像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的確有點像。”丈夫說：“可是，這裏只不過是我們路過的地方。”

不一會兒，他們站了起來，穿好衣服。

“等一等，”妻子說：“我要採些花帶着。”

她跪在地上，採了一枝。丈夫注意到她採摘花時，是連根一起拔出來的，便問：

“你怎麼要連根帶花一起拔呢？”

“我想把它們種到我們要去的地方。我不知道那裏是否也有這樣的花。”妻子回答。

他們繼續朝前走去。

此刻，天色漸漸地暗了下來。

“我有些餓了。”妻子說。

“我們有桑仁。”

丈夫將圍巾放在地上，解開了上面的兩個結。

但是，打開的圍巾裏是空空的，什麼也沒有。

他們盯着那圍巾，沉默了好一陣兒，最後丈夫開了口：

“肯定是圍巾的幾個角沒有繫好，桑仁一個一個隨着我們的腳步掉了出去，是一個一個丟掉的，我一點兒都沒有感覺到。”

“我餓了。”妻子又說。

“我們快朝前走吧！”丈夫說。

透過遠處暗淡的樹林，他們看到了一輪鮮紅的夕陽垂懸在天邊。

“快看呢！太陽落山了。”妻子喊了起來：“太陽落山了！”

“快走吧！”丈夫催促着：“夜晚就要降臨了，可我們連路還沒有找到呢！”

他們幾乎是跪着朝前走去。

在那朦朦朧朧，悄悄落下的夜幕中，他們突然聽到了喊聲。

“有人！”丈夫興奮地叫起來：“我們得救了！”

緊接着，又傳來幾聲呼喊。

“聲音是從那邊傳來的。”妻子一邊說一邊把手指向左邊。

“不對，是那邊。”丈夫糾正着，他的手指向了右邊。

丈夫抓起妻子的手，他倆一起朝右邊跑去。

但是，他們越往前跑，那聲音也在向前跑着，而且離他們越來越遠。

“他比我們跑得還快。”妻子小聲抱怨着。

“没關係。”丈夫說：“如果我們能緊緊順着聲音傳來的方向追下去，我們就得救了。”

於是，他們一邊聽着，一邊朝聲音傳來的方向跑着。垂落的夜幕越來越陰暗了。他們一直追到再也聽不到喊聲了，一切都被濃厚、漆黑的夜幕籠罩着。

月亮還没有昇起來，陰影、嘈雜聲和竊竊私語從四面八方包圍着他們，他們還以爲看見了人的影子，聽到了人們的說話聲。其實，那是黑暗在作怪，他們看到的是樹的影子，聽到的是枯樹枝的爆裂和樹葉的響聲。

“我們完了。”妻子喪氣地說。

“不能這麼說！”丈夫說。

他們手挽着手，靜靜地，相互依偎着繼續慢慢地朝前走去。

突然，他們發現已經來到了森林的盡頭。

他們滿懷希望地朝前方的一塊空地走去。可是，剛剛走出

森林的邊緣，一條深淵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他們俯身向前窺視了一番，但是，借着星星的光亮，他們一點兒也看不清眼前的一切，只覺得前面可能是一口漆黑的深井，一股從石縫中冒出的冷氣直撲到他們的臉上。

“這是一條山澗。”丈夫說：“陸地在我們的前面被隔開了，我們一步也不能朝前走了。”

“快看呀！”妻子驚叫着。

她的手指向緊貼着懸崖婉延的一條窄窄的山路。山路的左側有一個高高的石臺，右側是一小塊空地。

“我們下去吧。”丈夫說。

“我害怕。”妻子回答。

“有我和你在一起呢，不要怕。”

他們沿着山路走着。

丈夫走在前頭，妻子跟在後面，她用左手抓住岩石，右手緊緊抓住丈夫的肩膀。

他們借着頭頂星星那一點點兒陰暗的亮光，默默地走着。每做出一個動作，每向前跨出一步，他們都要思索一下。

丈夫的身體突然搖擺起來，腳下的碎石塊朝下滾落着，他衝妻子大聲喊着：

“抓住我！”

但是，他的肩膀已經從妻子的手中滑脫了。

“抓住石頭！”

可是，沒有回答，在這清幽靜謐的夜色下，只聽見石頭滾落的響聲。

此時，妻子孤獨一人，心中充滿了恐懼，她緊緊地抓住空地前的縫隙。

“回答我！”她俯身衝着黑洞洞的山澗喊着。

“回答我！”她叫喊的回聲從遠處，從山澗下傳了回來。

她趴在地上，兩手抓着地面，瘋狂地叫喊着，就像有人陷入了一場惡夢。後來，她停止了叫喊，自言自語地說：

“我一定要找到他！一定要……”

她順着山路朝前爬着，用雙手觸摸着地面尋找着通道，想下去尋找丈夫，但是根本找不到下去的地方。

她試圖順着山澗陡峭的石壁下到澗中，她抓住峭壁上的草和樹枝，身子沿着峭壁向下滑去，但是雙腳沒有碰到任何可以蹬踏的東西。陡峭的懸崖直上直下，就像一面赤裸平滑的石牆。

“我應該回到山路上去。”她想：“我必須到前面去尋找下去的地方。”

她抓住草和樹枝，向上面的山路爬去。

可是，山路已經不見了，只看到一條狹窄突兀的石沿，別說是她，就連她的雙腳也容不下。一條沒有退路的石沿。她側身立在那兒，雙腳一前一後，有點兒像埃及繪畫中的人物。身體的右側緊貼着懸崖的石壁，左側感到從山澗下吹來的冷嗖嗖、呼呼作響的陰風。她覺得手中抓住的草和樹枝慢慢地被她身體的重量帶了起來。她意識到自己正在朝山澗中滑去。她好像看到樹枝被拽斷了，什麼也抓不住了，連她自己也抓不住了，因爲現在即將失去的正是她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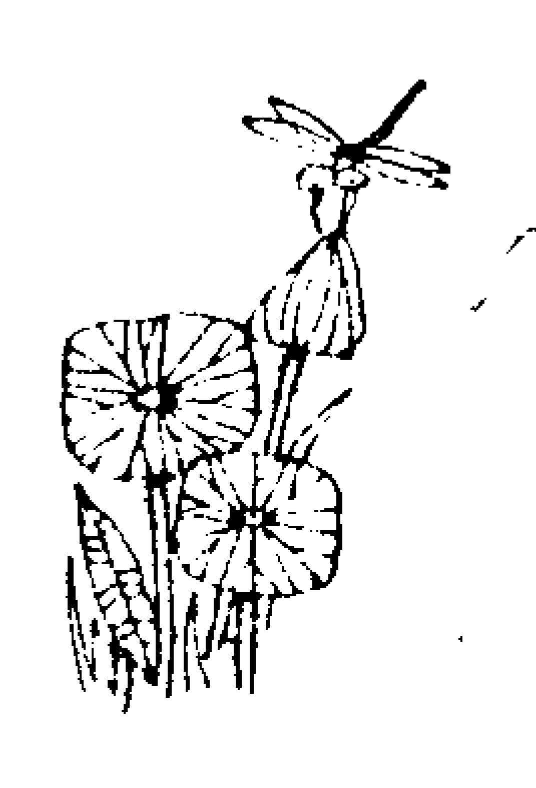
她知道自己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她轉過頭，朝山澗的另一邊望去，試圖透過黑暗看清那邊有什麼。但是，看到的只是漆黑一片。盡管如此，她仍認爲：

山澗的那邊肯定有人。

於是，她開始大聲地喊叫起來。

短篇小說範例



莫尼卡夫人的肖像

莫尼卡夫人是一位非凡的女人，她不僅具有多種美好的品德，而且又有着廣泛的興趣和愛好。在家庭中，她是一位瀟灑迷人的主婦，又是一位酷愛丈夫的賢妻。在社會上，她是《國際殘廢婦女聯合會》的頭面人物，又是丈夫在商業活動中的得力助手。她格外遵守時間，把時間看得比生命還珍貴。每天早上，她都堅持做早操，從不抽煙，青春的活力在她的身上可以說永不會消失。她經常舉行晚宴，并出席各種名目繁多的晚會，結識了許多朋友。她喜歡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都喜歡她。她總是說大家的好話，大家也總愛恭維和順從她。她喜歡收藏 17 世紀的各式各樣的羹匙，愛打高爾夫球，愛喝酸奶。她喜歡練瑜珈功，總是早起晚睡。她還喜歡抽象派

畫家的繪畫，并且是所有音樂會社的會員。總之，她是一位善於消遣，喜歡娛樂的女人，簡直可以稱得上是社交場合女人中的楷模。她獲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但她又是一位非常嚴肅的女人。

在生活中，我認識了許許多多像莫尼卡夫人一樣的女人，但是，她們與莫尼卡夫人比起來就顯得遜色多了，她們既不會瑜珈功，又不喜歡抽象派繪畫。

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是嚴密的、無休止的工作和嚴格的、始終不渝的戒規。可以説，莫尼卡夫人總是從日出一直忙碌到星星掛滿夜空。

的確，爲了能使一切都獲得圓滿的成功，爲了能取得她所擁有的那些可以光宗耀祖的財富，莫尼卡夫人不得不忍痛拋棄了她所喜愛與追求的詩歌、愛情和宗教信仰。

詩歌，提供給每個人的機會只有一次，拒絶的後果是永遠不會再得到她。愛情的奉獻也是不尋常的，對屢次拒絶她的人來説，愛神之箭不會再刺中她的心房。但是，對上帝的信奉，每天都會給每一個人提供一次機會，因此，拒絶上帝的人，每天都在被迫重復着這種拒絶。

這一切逼迫着莫尼卡夫人遵循着一條嚴格的戒律，正如馬戲團内常流行的一句口頭禪：任何一點微小的疏忽都會導致演員的死亡。莫尼卡夫人從未有過任何一點疏忽。她的每一件連衣裙都是精心選購的，她所有的朋友都是有用的。她就像一架高度精密的測量儀器，仔細地權衡着利用每一種場合和每一個人的程度。她像一匹訓練有素的賽馬，可以毫無閃失地跨越任何障礙，跑完所有的賽程。因此，一切對她來説是那麼的順心如意，甚至連令人不快的事情也會變得順從她的意志。

莫尼卡夫人所舉行的晚宴總是進行得非常圓滿，每一個座位就是一筆投出的資本。晚宴上的飯菜總是上等的美味佳餚。交談中，所有的賓客總是對莫尼卡夫人點頭稱是，百般奉承，因爲她從不邀請那些可能會發表不合時宜的觀點的人。她過份的聰明導致了愚蠢的行爲，或者更確切地説，她的聰明是建築在他人的愚蠢之上的。這是聰明的一種方式，它可以保證她的絶對統治。因此，莫尼卡夫人所建立的王國是龐大的而且是牢固的。

莫尼卡夫人不僅是達官貴人和銀行家們的摯友，而且也是修指甲師傅、商店出納員和理髮師們的常客。每當她來到某個理髮店，或者光顧某個商場時，總是故意把嗓門提得高高的，好讓所有的人知道她的光臨。緊接着修指甲的師傅或商店的出納員們便忙碌起來。無論在什麼地方，莫尼卡夫人的出現總是一種成功的標誌。當她來到海灘上，彷彿太陽也會變得黯然失色。

莫尼卡夫人的丈夫卻是個老實而懦弱的男人，但是莫尼卡夫人使他變成了一位顯赫的人物。從討人嫌的丈夫身上，她獲得了最大的收益。她幫助他，爲他出謀劃策并控制着他。每當丈夫又被任命爲某個公司的董事時，莫尼卡夫人自然而然地也掛上了這個頭銜。他們似乎不像丈夫和妻子，彷彿他們没有結婚，相反，他們卻像兩個股東在爲同一個公司的昌盛而工作。把他們聚合在一起的合同可以説是不可解除的，因爲離婚將危及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而進入這商品交易的世界的確是要煞費苦心的。

正因爲如此，在放棄了宗教信仰之後，莫尼卡夫人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慈善事業上。她爲那些被她的朋友們置於饑餓深淵的兒童編織毛衣，不幸的是往往當毛衣織好時，那些忍饑

挨餓的孩子們早已見上帝去了。但是生活卻依舊在繼續着，莫尼卡夫人也就不斷地獲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歲月的流逝會使人變老，但莫尼卡夫人卻仍然是那麼年輕、漂亮。貧困、屈辱和破產幾乎連她的連衣裙的花邊也不敢去碰一碰，她與那些卑賤、受苦受難的人之間沒有一點共同之處。

因此，莫尼卡夫人同“世界王子”保持着親密的關係。她既是他忠實的崇拜者，又是他的美德的歌頌者，是他的沉默和演說的羨慕者。她欽佩他的事業，而他的事業又會服務於她；她欽佩他的精神，并爲其效盡全力。

可以說在這個時代所建造的每一座樓房中都有莫尼卡夫人投放的磚瓦。

我已經有好幾個月沒見到莫尼卡夫人了。最近，我聽說她在某次晚會上同這個“世界王子”交談了很長時間。他們推心置腹，談得十分投機。顯而易見，這并不是什麼壞事，因爲大家都知道莫尼卡夫人是位非常嚴肅的女人，而“世界王子”又是一位苦修禁慾，恪守戒律的男人。

不是愛情的慾望把他們聚合在一起的，把他們聚合在一起的是一種沒有愛情的志向。

自然，他當衆向莫尼卡夫人表示了由衷的謝意。我們大家都知道莫尼卡夫人是他的最强大的支持者，是他所擁有的權力最牢固的基礎。

短篇小說範例

海濱之夜

這是一個夏季海濱俱樂部。

俱樂部臨街的一面是一座突出去的門廊，街道兩旁，挺拔的法國梧桐樹茂密的枝葉連成一片，它們那神奇的魔影遮住了星空。

空中彌漫着大海的氣味和一股股水菓的芳香。偉大的音樂家創作的名曲彷彿被懸置在樹冠和星星上。在這深沉的藍灰色的夜晚，大海那澎湃的潮聲不斷地從白色的房舍間穿過。

整個俱樂部，那引人注目的建築物的牆壁、窗户，以及室內的桌子、椅子，都被週圍的一切籠罩着，人也被一個一個急劇地捲裹到這氣氛之中。

來海濱俱樂部的人們，總是通過一個敞開的大門，穿過門廳進到裏面。

門廳很大，在門廳的中央有一棵會使

人產生懷舊思緒的棕櫚樹。這座建築的内部裝修是在 1920 年進行的，它完全是按照當地特有的建築風格設計的。

緊靠着被綠色木栅欄攔腰遮住的白牆，有幾條綠色的長椅，人們仨一堆倆一夥地坐在那裏，在他們的前面擺着幾張綠色的桌子。

其中三堆是身着深色服裝的男人，兩堆是上了年紀身着淺色服飾的女人。

我一邊穿過門廳，一邊同坐在那裏的人打招呼："晚上好！"走到遊藝賭博大廳，我隔着大廳那扇玻璃門朝裏望了望，只見大廳内正在賭博的人彷彿被判了死刑似的，正在忘乎所以地消磨着生命的最後幾個鐘頭。他們一個個目瞪口獃、苦思冥想，根本就没有想到有人在窺視着他們。我徑直朝前走去，穿過門廳，來到舞廳。

正巧今天是有樂隊伴奏的日子。樂隊每周只來兩次，是從鄰近的一個海濱來的。樂師們身穿褪了色的小夜禮服，一個個顯得清癯、年輕。可能因爲經常穿用，也可能因爲冬天海濱的潮濕，他們禮服顯得有些發綠了。他們演奏水平不高、錢掙得少，是一些很不得志的音樂家。他們應該在屈從和叛逆之間做出選擇，我多麼希望他們是叛逆者，只有這樣他們的命運才不會充滿悲傷。一個叛逆者，即使被人們另眼相待，但他永遠是不可戰勝的。相反，消極地屈從，對命運聽之任之，逐漸麻木不仁，才是徹底的、無可挽回的失敗。但是，作爲叛逆者，即使一切——舞臺燈光的照射和春天陽光的沐浴——像一把把尖刀刺在他們身上；即使他們在空間，在表達他們的意志的舉動中被傷害了，但他們不失人的尊嚴。他們是一些不甘接受他人指摘的人，因此，他們的心靈就像一團不會熄滅的火，在浩瀚的、既無陰翳又無清涼的沙漠中燃

燒。

我們在那裏談着、笑着、跳着。身穿小夜禮服的樂師們在舞臺上興致勃勃地演奏着。

時而有人發牢騷，嫌樂師們的演奏水平太低了。

樂曲聲透過敞開的窗户飄溢到外面，逐漸地消失在法國梧桐樹的魅影中，同微微顫動、沙沙作響的枝葉的響聲以及大海深沉的潮水聲融在一起。

舞廳很大，有兩扇門通向走廊，兩扇門通向門廳，另有一扇門的外面是一個小小的過廳，穿過過廳是一條通道，它把舞廳和酒吧連在一起。

舞廳的深處有一個舞臺，這是樂師們演奏的地方。聽説過去曾在這個舞臺上演過節目。

舞臺左邊的牆上有三扇窗户，窗外是一條幽靜的小馬路，路上很少有人走動。

有時在跳舞的間隙裏，我們常常走過去，靠在那幾扇窗前。窗外有一座高大的白色住宅，月光撒在上面泛起藍色的波光。住宅前的樹木充滿生氣，顫動不已，形態變幻莫測的樹影映在高大的住宅的牆壁上，有一種説不出的魅力。

我們伸出手去，從靠近窗子的樹枝上揪下一片葉子，放在口中咀嚼着。

然後，我們盡情地享受着菩提樹散發的幽香。我們擡頭朝群星閃爍的夜空望去，每個人都會情不自禁地讚嘆着：

“多麽神奇的夜晚啊！”

有時，當我們不跳舞時，大家便仨一堆五一夥地坐在靠牆的那些罩着綠色襯套的長沙發上熱情地交談着。

充滿青春愛情的喃喃細語彌漫在空間，就像那溫暖的微風

輕撫着人們的面頰。因爲這只是生活的開始，在我們的面前還沒有發生過什麼令人頹喪、擔憂、顫栗的事情，任何嚴重的、悲慘的、赤裸和血腥的事情從未在這裏發生過。

俱樂部外面的夜晚格外迷人，空中漂溢着濃鬱的芳香，那沙沙的響聲、靜寂中矇眬的影子和閃爍的光亮，一切彷彿都遵循着某種許諾向人們露出了笑臉。

此時此刻，我不知道在我們中間是否會有人在對未來進行着認真的思考。也許將來那充滿高效益、安排得井井有條的生活曾經預先露出過某種先兆。但我認爲那只不過是一兩個人的事，最多不會超過三人。只有這兩三個人，其它人可以說他們從未對未來做過什麼預測。對他們來說，眼前的時光是他們可以自由支配、中止和選擇的一段没有限制的時間，他們對未來没有推測過，而是在矇眬中等待着未來的到來。

他們在那裏談論得更多的是過去。他們經常談論的話題是有關前幾代人的事情。這是一些曾經發生在某一特定的、看得非常清楚的歷史時期內的事情。在這一時期內，感情變成了行爲，命運得到了完全的實現。

有時，突然會在那些鏡子的深處閃現出一道光亮，這是對過去某個美好時刻產生回憶的亮光。彷彿 8 月的那些古老的夜晚和 9 月的那些消逝的下午，會像堂·塞巴斯蒂昂① 一樣重新

---

① 堂·塞巴斯蒂昂——葡萄牙第十六任國王（1554—1578）。1578 年，摩洛哥當時有兩派在爭奪王位，弱小的一派向葡萄牙國王堂·塞巴斯蒂昂求援。塞巴斯蒂昂不顧衆臣的反對，倉促率兵前去摩洛哥，結果在阿耳卡塞爾—克比爾戰役中遭全軍覆滅，塞巴斯蒂昂生死不明。脱險逃生的人没有一個能夠確切地回憶起曾經親眼看見國王死去，這個事實引起了後來葡萄牙"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的傳奇故事，認爲國王還活着，不久就要回到人民中來。——譯者註。

回來似的。

在大街上，在菩提樹林中和陽臺上，可以聽見從沙石馬路上傳來的嘈雜的腳步聲。零散的小石子在腳步聲中被踢得四處滾動。大海上，彷彿有一隻吹響的海螺在重復着已經過去的暴風雨的怒吼聲。人們對往事復還的等待好像被拋擲在地上、桌子和椅子上。

夜漸漸地深了，人們開始離去了。時間的流逝，使等待變得越來越有意識，幾乎可以清晰地看出來了。彷彿消逝的時間將重新出現，就在眼前，伸手便可以摸到。

人們陸陸續續地走了，大廳一個一個地變得空蕩起來。疑問和寂靜在空中遊蕩，彷彿有一件事情，一件人們默默地渴望得到并且已得到許諾的事情沒有發生似的。

樂師們收拾起樂器，合上鋼琴，一行深黑色清瘦的人影走下了舞臺，隨後便消失了。我想他們可能從一塊活動的地板門中離去了，因爲我從來没有看到他們是從舞廳的哪個門走出去的。也許他們消融在空氣中，也許他們是波斯古國的天神，化裝成樂師，乘着那神奇的飛毯，趁着夜色飛來觀看西方世界多愁善感的情感的結束。

等待，對那些魔幻的、看得見的、真實的事情的等待；對那些命中注定的、承諾過和預感到的事情的等待，幾乎清清楚楚地、逐漸地變成了夢幻。

一位身材修長清癯孤獨的男人像冬天的一棵枯樹，獨自靠在一扇門的門框上。他從衣袋中掏出手錶，看了看時間，又迅速地將錶收了起來，似乎爲時間的流逝感到不安。

我們仍在等待着。

只剩下我們幾個人了，舞廳裏的燈熄滅了。門廳內空蕩無

人，只有遊藝室裏還有四位賭客在玩命地賭着。當我們跨進酒吧間的時候，一直坐在那個高脚櫈上的人轉過身來，然後他拿着酒杯，和我們一起圍着旁邊的一張桌子坐了下來。

很難説他是哪個時代造就出來的人，因爲他的聲音、目光和舉動很像過去的某些故事中的人物，但是，他只不過没有那樣的命運和所經歷的生活。就好像他拒絶過别人的一件華而不實的東西一樣，他曾拒絶了整個命運和所經歷的生活。然而此時使他感到滿足的是這個酒吧間，是這張桌子、這次交談和那隻酒杯。

彷彿由於生活中没有任何機會能使他的價值得以體現，而具體的存在只不過是變態的弄虚作假和褻瀆，他寧願把自己的價值保留在生活的岸邊。

於是，他决定消磨自己的生命，就好像生活不屬於他似的，他要像樂隊的樂師們那樣穿着租來的禮服去消磨他的生命。

夜越來越深了，時間使週圍的一切不斷地增加，并把它們都孤零零地拋棄在一邊。

幾乎所有的人都走了，空蕩開始和顔悦色地籠罩着室内的一切，夜帶着被海風拂動的樹木的魔影從敞開的窗外湧了進來。

那位走來同我們坐在一起的男人滔滔不絶地説着，他的話語同時間、同夜晚、同大海的潮聲和沙沙作響的樹葉聲溶匯在一起。從他的話語中産生了一個偉大的形象，這形象慢慢地出現在數不清的空間裏，并一點一點地伸展開來。

他的感情是極其完美和豐富的，他極其溫柔地將自己的手放在了桌子上。他一邊説着，一邊將他的那雙眼睛睜得大得嚇人。這是一雙藍色的眼睛，就像酒精燃燒時竄起的藍色的火焰。他的目光深不可測，超出了人的極限，彷彿除了我們之外，他

看到了另一個世界。也許那目光是對的。大概這是對/一個永恒的，但卻失去了的祖國/遙遠的追憶；/我們不知道是在過去還是在將來，/我們失去了祖國。

他不停地說着，從他的話語中產生出來的形象就像一個神話故事漸漸地潛入到聽他講述的人們的心靈中。他彷彿就是一條疆界，一座會説話的里程碑：

“從今以後，大海再也不能暢通無阻地航行了。”

盡管如此，他并沒有把自己同某個神靈混在一起。在衆神的身上，價值與存在是緊緊地聯係在一起的。但是在他的身上，經歷過的生活既不會成爲人的奴僕，也不會成爲人所踏過的土地，生活只不過是一連串毫無聯係的偶然事件，是避免衝突，是既没有形式又不真實的、令人鄙視的意外事件。

我正對着他坐在桌子的另一邊，他沉默不語靜靜地呆了好長時間，然後就靠在桌子上又開了口：

“請聽着：/這裏是大海，/煙波浩森的大海/一直延伸到碧水藍天相連的地方，/在那裏我所有的航船都迷失了方向。/在那裏昔日所有的夢幻，/都變成了現實。”

街上的路燈早已經熄了很長時間了。

夜已很深了，深沉的夜發出的光亮溫柔而恬靜地在人們的手上和那張光滑的桌子上的玻璃杯上滑動着。

月亮已經看不見了，白色的霧輕飄飄地開始從大海上昇起，通過那扇敞開着的窗户湧了進來。

“霧又下起來了。”不知誰説了一句。

我們朝窗户望去，從外面飄進來的芳香此刻海腥味顯得更濃，更清鮮。

有時，還可以聽到遠處火車汽笛的響聲，那是黎明時分運送

貨物的長長的列車，一節節車廂滿載着鹽、牲畜、木頭和石塊。鐵道上值勤的女工筆挺地站着，伸出去的手上擎着一盞綠色的信號燈。一聲冗長憂鬱的笛鳴漸漸地消失在火車馳過的原野上。

時辰越來越晚了。

一位彷彿患了夜遊症的服務員在桌子間走來走去。

"快來看！" 坐在我旁邊的一位朋友一邊說着，一邊把他手中一本打開着的畫報給我看。

一座又一座城市遭到了飛機的狂轟濫炸。軍艦、大炮、飛機、種種戰鬥武器，還有那荒唐可笑的元首[1]，一位愚蠢、野蠻、晦氣的陸軍上尉在引導着他的人民。

突然間，掀起了一場急速而激烈的爭論。但是，盡管爭論激烈，照片就擺在眼前，戰爭卻彷彿不是現實，而是抽象的，似乎我們是在談論野蠻人的入侵和 2000 年的災難。戰爭還遠着呢。

這時，剛才那位看手錶的男人站了起來，說：

"我要去聽一下新聞。"

他走了出去，門在他的身後晃了幾下。

不一會兒，從隔壁的大廳內傳來了打電話的嘈雜聲，這聲音同斷斷續續的音樂聲、同陌生的話語摻雜在一起。

隨後，傳來了一陣清晰的講話聲。

我站了起來，走過去仔細地聽着。

"隆美爾[2] 在沙漠中潰退了。"

突然間，我感到由於一個人名字的威力，戰爭變成了現實。

我回到了酒吧間，重新坐在剛才那張桌子旁邊，又置身於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納粹分子對希特勒的稱呼。——譯者註。

② 隆美爾——德國納粹軍隊元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任非洲軍團司令。

朋友們的交談之中。

隆美爾在沙漠中潰退了。

我試圖想象着沙漠中那藍色的夜空，沉默的士兵們在沙漠中退卻。我彷彿可以看到黃色沙丘的魔影和那鬆軟的黃沙，明亮的星星在眨動着不倦的眼睛，一切是那麼的神秘。看不見的敵人停止了進攻，死亡就在眼前。恐懼和鄉思，每時每刻都像一塊沉重的帶有尖刺的鐵砣壓在士兵們的心上。頭腦清醒的士兵們知道自己戰敗了，他們在一邊潰退一邊還擊着。他們被死神包圍着，每個人都在考慮着自己的舉動，考慮着他們的舉動將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戰鬥失敗了，他們在精神上完全崩潰了，但是他們仍然借着明亮的星光戰鬥着。

時間太晚了。

的確太晚了。我們所有剩下的人都站了起來，朝外走去。那位夜遊神似的服務員將桌上的酒杯都收到手中的托盤上，酒杯互相碰撞着，發出一陣叮叮噹噹的響聲。

我們剛剛跨出通向門廊的大門，就受到迎面撲來一陣强勁海風的襲擊。

霧，使週圍的一切都改變了它們原來的形態。

現在，只能聞到大海的氣味。一股令人喜愛的海帶的芳香彷彿從樹上滑落下來。月亮和星星都不見了。法國梧桐樹也消失了。白茫茫的霧氣中只看得見那些白色的牆，週圍的一切彷彿都被懸掛在霧中。

大海那極其真切的咆哮聲，持續不斷，一聲緊似一聲。

彷彿那遼闊無邊洶湧澎湃的綠色大海，就像是我們自己的命運一樣在向我們呼喚着。

短篇小說範例

布　希　奧

在我孩提時代的記憶裏，常出現一個瘋瘋癲癲、遊手好閑的老頭。他常常光顧那迷人的海灘，人們都叫他布希奧。

布希奧猶如瑪努埃爾王朝遺留下的一座歷史紀念碑，一看到他，就會使人們想起那些與大海有關的事物。他花白鬈曲的鬍鬚宛如一排翻滾着白色浪花的海浪。他雙腿上暴露突起的藍色靜脈酷似輪船上那粗糙的纜繩。他的身軀彷彿就是一根桅桿。他走起路來左蕩右提，既像在甲板上行走的水手，又像一隻在大海上顛簸的帆船。他的那雙眼睛，就像大海一樣，時而呈蔚藍色，時而呈灰色，時而又是一片碧綠的汪洋。有時我甚至看見他的雙眼裏泛起一片紫色的霧靄。他的右手總是拎着兩個貝殼。

這是兩個雪白、厚實的貝殼，表面帶

有一道道褐色圓圈。從正面看貝殼呈半圓形，從反面看，又像一個不規則的三角形。三角形一面的頂端有個小窟窿。布希奧用一根綫繩穿過那個小窟窿，將兩個貝殼拴在一起，做成了一副貝殼響板。他用這副響板爲自己編的那些冗長而押韵、獨特而神秘、猶如詩歌般的順口溜敲出和諧的節拍。

布希奧的身影出現在遠處的沙灘下，近而在公路的彼端，并一點一點地增大。乍一看，人們會誤認爲是一棵樹或是一塊礁石。但是，當他走近時，人們會一眼認出，那是布希奧。

他的左手總拄着一根長長的棍子，用它當拐杖。這是他長途跋涉的夥伴，同時又是他用來打狗的棍子。他用它來保護自己驅趕沿途宅邸中會突然襲擊他的兇神惡煞般的看門狗。棍子的上端繫着一個布口袋，他把乞討到的硬巴巴的麵包乾和人們施捨的一些小錢都裝在裏面。補丁摞補丁的印花布袋，已經被太陽曬得幾乎褪成了白色。

布希奧總是在白天，迎着陽光的照射，風塵僕僕地來到這裏。在他跟前兩步遠的地方，他的那隻衰老、灰白、骯髒的狗，拖着一身粗糙、鬈曲的長毛和一張黑色的嘴，蹣跚地走着。

布希奧沿着公路走來了，他臉上沐浴着金色的陽光，雙手上提動着梧桐樹葉的陰影。

他停在了一座别墅的門前，敲響了手中的貝殼響板，隨後唱起了他那冗長而富有韵律的討飯歌。

門打開了，走出來一位身着白色圍裙的女傭人，遞給他一塊麵包，然後對他説：

“快走吧，布希奧。”

布希奧慢慢悠悠地解下手杖上的布袋，打開繫着的綫繩，撐開布袋，將那塊麵包放了進去。

然後，他又繼續朝前走着。

他停在一個陽臺下，直起身子，又唱了起來。隨身的狗在人行道上嗅來嗅去。

陽臺上有人急速地朝下瞅了瞅，快得幾乎連臉都沒有露出來，便丢給布希奧一個小錢，隨後說：

“趕快離開這兒吧，布希奧。”

布希奧慢手慢腳地取下手杖上的布袋，解開繫着的繩釦，打開布袋，將小錢收到裏面，然後又闔上布袋，再繫好繩釦，將口袋掛在了手杖上。他的每一個動作，都顯得極其笨拙和緩慢。

然後，他跟着狗繼續朝前走着。

當地有許多貧窮的人們，每逢星期六，他們總是穿着灰棕色的破舊衣衫，仨一群、五一夥地挨門乞討，那情景簡直太使人傷感了。他們中有瞎子、跛子、聾子和瘋子，有不停地往衣衫上嘔吐鮮血的結核病患者，有骨瘦如柴的母親抱着降生不久的嬰兒，有弓腰駝背哭泣不止的老奴拖着一雙腫得令人難以目睹的腿。年輕的小夥子，不是渾身患有潰瘍，就是拖着傷殘或被切掉了手的胳膊。一種不知疲倦的痛苦、呻吟、怨恨和祈禱混雜在一起，像幽靈似地在這些可憐的乞丐的頭上遊蕩。

但是，布希奧總是獨來獨往，没有人知道哪天他會出現。他高高的個頭，直挺的身軀，使人不由得想起大海與松樹。他身上没有一處傷痕，不會使人對他産生憐憫。可憐他就如同可憐一棵梧桐樹一條河和那無形的風一樣。在他身上，彷彿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障礙完全不復存在。

布希奧一貧如洗，就像一棵草什麼也没有。他與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彷彿大地就是他自己。

大地既是他的母親和妻子，又是他的家和伴侶。大地就是

他的牀，他的食物，他的命運和生命與大地緊緊地連在一起。

他赤裸的雙腳彷彿在靜聽着那被踩踏的土地。就這樣，我看到了他，那天下午我正在花園中獨自玩耍。

我的家就在海灘的邊上。我家的房子面對大海，房前是一個在沙灘上圍起來的花園。房後的東面，有一個管理得非常糟糕幾乎荒蕪了的小花園。花園的地上滿是小石子，人走上去就會踩得石子亂滾。花園中有一口井、兩棵樹和兩簇被風吹得枝杈凌亂、被烈日烤得發蔫的灌木叢。

布希奥是從後面進來的，他打開花園的那扇木柵門，門來回晃動着。他穿過花園，卻没有看見我。

他在供傭人出入的那扇門前站住了，隨着那貝殼響板的韵律，他又唱了起來。

就這樣他等了好一會兒，突然門打開了，從陰暗的門縫裏露出了一個圍裙。從外面看去，屋内好像非常陰暗而神秘，同時又令人羡慕。女傭人伸手遞給他一塊麵包，説：

“快走吧，布希奥。”

隨後門就關上了。

布希奥不慌不忙地似乎在借助金色的陽光來描繪着他的每一個動作。他拽了拽綫繩，又將口袋繫上，然後拴在拐杖上，又跟着他的狗朝前方走去。

我看到他繞着房子走了一圈，從前面，也就是衝着大海的方向，往外走去。

於是，我决定尾隨着他。

他穿過長滿哭柳和海百合的沙灘花園，沿沙丘走着。當他走到海灣該拐彎的地方，突然站住了，那是一塊極其荒涼、寸草不生、遠離住宅和公路的地方。

我遠遠地注視着他，後來我借着起伏的沙丘的遮擋，悄悄地靠近了他。我跪在被一片高而稀疏、乾枯的野草掩飾着的小沙丘的後面。我不想讓布希奧看見，因爲我想不露聲色地觀察他。

這時太陽已經快落山了，不時地從遠處吹來一陣陣習習的微風。

從沙丘上望去，整個黃昏宛如一朵巨大、透明、盛開的花朵，它一直延伸到地平綫的盡頭。

陽光映照着沙灘上一個一個的沙窩。一陣輕薄的霧靄從大海上昇起。一股濃烈的海腥味隨着潮水的退去飄溢而來，這是大海純潔無腐、無臭的芳香，它開始侵入了一切。

整個長長的海灘，從北到南一眼望不到邊。退潮使那些深褐色、佈滿海螺的礁石現了出來，綠色的海帶漂浮在水面。礁石的後面，三排白色的海浪不停地翻滚、伸展和拍擊着，不斷地消失，又不斷地出現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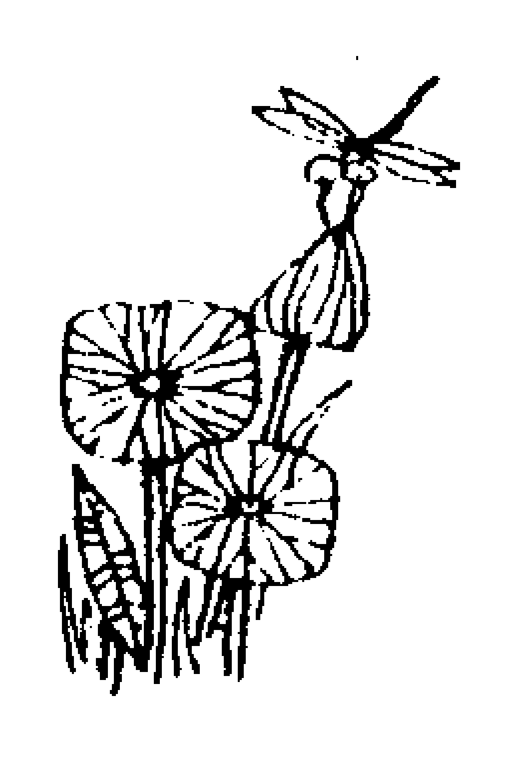
布希奧站在沙丘上，他彷彿與黃昏溶合在一起。夕陽的餘光撒落在他的手上、臉上和肩膀上。他沉默不語地站了很久，然後就對着大海訴說着什麼。我知道，他這是在與大海對話。只見他面對大海，張開的雙手也伸向大海，呈貝殼狀的手常衝着天。他發表了一篇長而清晰，但卻不連貫的演講，就好像那陽光襯托和描繪出了自然界的一切物體。

我現在無法去重復他所說的那些話，因爲我已經記不清了，而且在當時有些話我也没有完全聽懂，也有的根本就没有聽清楚，那疾馳的海風彷彿把話語從他的嘴中掏去了。尤其是這事已經過去許多年了，他說了些什麼就更記不清了。

但是，我記得他的那些話語就像一首和諧的歌曲，彷彿可

以看得見、摸得着似的。它以它特有的形狀、密度和重量佔據了空間。那些話語在呼喚着萬物，呼喚着萬物的名稱。那些話語就像魚鱗一樣閃閃發光，像海灘一樣廣闊荒蕪。他將大地上分散但充滿歡樂的笑臉呼喚、聚集到一起，揭示出它們，重新給它們以新的含義：風，清涼的水，太陽的金色光芒，寧靜和燦爛的星光。

短篇小說範例



路　　遇

11月末的一天下午，已經看不到任何一點秋天的痕迹。

城市裏到處挺立着深色石頭砌成的牆。高深莫測的天空佈滿陰霾，染上一層陰冷的色調。街道兩側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行人相互碰撞着朝前趕路，馬路上車水馬龍，川流不息。

那天下午4點鐘左右，天空中既無太陽又遲遲不下雨。

街上有許許多多的人。我匆忙地走在人行道上，不知什麼時候，我走在了一個衣着寒酸的男子身後，他懷中抱着一個金髮兒童，她秀美動人、充滿稚氣的臉龐簡直無法用言語去描述。這美，彷彿夏日初露的晨曦，恰似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宛如一滴玲瓏剔透的露珠，把大自然的美溶

匯在一起，造就了一個天真無邪的兒童難以置信的美。我的視綫本能地被兒童的臉深深地吸引住了，但那男子卻步履蹣跚、艱難地走着，在城市浩蕩的人流的裹挾下，我被推擁到他的前面。在超過他的一刹那，我回過頭又看了看那兒童。

就在這時，我才看清楚了那個男子，我馬上停住腳步。他是一位非凡俊美的男子，大約 30 歲左右，他棱角分明的面龐映現出貧困、邋遢和孤獨。透過那褪了色發出暗綠的西服，彷彿讓人一眼就能看到他被饑餓所摧殘的軀體。淡褐色的中分頭髮略微有些長，多日未刮的鬍鬚又從兩鬢滋生出來，但他那被貧困雕塑的消瘦面龐卻顯露出其五官的美。而他最美的卻是他那一雙眼睛，一雙淺色的眼睛，彷彿閃耀着孤獨與溫柔的光亮。正當我窺視他之際，他擡頭朝無垠的蒼穹望去。

我無法描述他當時的表情。高闊的天空，沒有回音，滿是清冷的色彩。他揚頭望天，那舉止就像某人已經超越了某種極限，再無任何東西可奉獻了，於是他轉向蒼天尋求答案。痛苦從他的臉向外流溢着，忍耐、恐懼和疑慮同時湧上他的面部，他沿着人行道的裏側、街牆，極其緩慢地向前走着。他昂首挺胸，彷彿整個身軀屹立在他的疑慮之上。他擡頭遙望蒼穹，但看到的卻是一片寂靜的平原。

這一切都發生在一瞬間，但那男子的西服、面龐、目光和表情，我至今還記憶猶新。正因爲如此，我現在無法以清醒的頭腦重新審視我當時的內心世界。彷彿看見他，我的心就變得空空蕩蕩的。熙熙攘攘的人流不停地向前奔湧着。這裏是城市中心的中心。那男子獨自一個人緩慢地走着，川流不息的行人從他身邊匆匆走過，似乎誰也沒有看到他。

只有我一個人徒勞地站住了，但那男子連看也沒有看我一

眼。我想爲他做點事，但又不知道該做什麼，他的孤獨是我的任何表示都徒勞的，孤獨在包圍着他，并把他同我分隔開來。任何表示都太晚了，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我的雙手當時像被繩索捆綁住似的，就像有時在夢境中，想反抗，但又無能爲力。

他步履蹒跚地向前移動着。我迎着對面而來的人流，站立在人行道的中間。我感覺到整座城市在推搡着我，企圖把我同那男子分開。他昂着頭，緊緊抱着那兒童，貼着冰涼的石牆跌跌撞撞，一步一步向前挪動着。但没人注意到他。

現在我想到了當時應該爲他做些什麼，必須抓準時機，當機立斷，而當時的優柔寡斷卻緊緊壓迫我的靈魂，束縛住我的雙手，使我糊裏糊塗，難以從迷茫中醒悟，一個勁兒地在猶豫與疑慮之間徘徊。我令人生畏地站立在人行道的中間，整座城市在推搡着我。遠處的一座時鐘敲響了，向人們報告着時間。

這時，我才想起有人正在等着我，我要遲到了。在那男子身邊行走的人，都在盯着我，我不能繼續站立在那裏了。

我在人流中彷彿被别人抓住了。我放棄了掙紮，不再逆流而上，隨波逐流了。我被人流的波浪衝得遠遠的，終於離開了那個男子。

但是，當我繼續被湮没在除了腦袋就是肩膀的人行道上時，那男子的形象卻仍舊懸浮在我的眼前。我不由産生了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似乎在他身上有我曾相識的某種東西，或者他勾起我對記憶中的某個人的縈懷。

我飛快地回憶起曾經生活過的一切地方。一幅幅圖像搖晃着、顫抖着從我眼前飛逝而過，什麼也没有尋到。我又試着重新匯集我記憶中所看到過的每一幅畫、每一本書和每一張照片，可仍舊没有找到那男子的形象：高昂着頭遥望蒼天；一副無限

孤獨、邋遢與充滿疑慮的神情。

終於，在他的形象的啓迪下，在我記憶的深處，一個字一個字地緩慢而清晰地響起了：

"爸爸，爸爸，你爲什麼要拋棄我呀?"

我茅塞頓開，明白了爲什麼被我撇在身後的那男子對我來說是如此的熟悉；他的形象與我腦海裏出現的另一個形象是如此的相同。

"爸爸，爸爸，你爲什麼要拋棄我呀?"

頭也是那種姿勢，目光也是那種目光，同樣的痛苦，同樣的邋遢，同樣的孤獨。

經歷了人世間的冷酷與凌辱，他的肉體瀕臨死亡，上帝沉默而無情地宣判了他精神上的死刑。

空闊冷漠的蒼穹籠罩着一座座昏暗的城市。

我轉過身子，迎着對面滾滾而來的人群逆流而上，我擔心再也找不到他了。行人宛如牛毛，到處都是晃動的肩膀、腦袋、肩膀……。突然間，我從人群的縫隙間望見了他。

他站在那裏，仍舊抱着那個孩子，朝天空望去。

我幾乎是推搡着過往的行人，向他跑去。離他僅有兩步之遠了，正在這時，那男子突然跌倒在地上，從他的嘴角湧出了一股殷紅的血，而他的雙眼依然流露出忍辱的神情。

抱着的孩子也隨他一起滾落在了人行道上，受了驚嚇的孩子把頭埋在需着鮮血的裙子上放聲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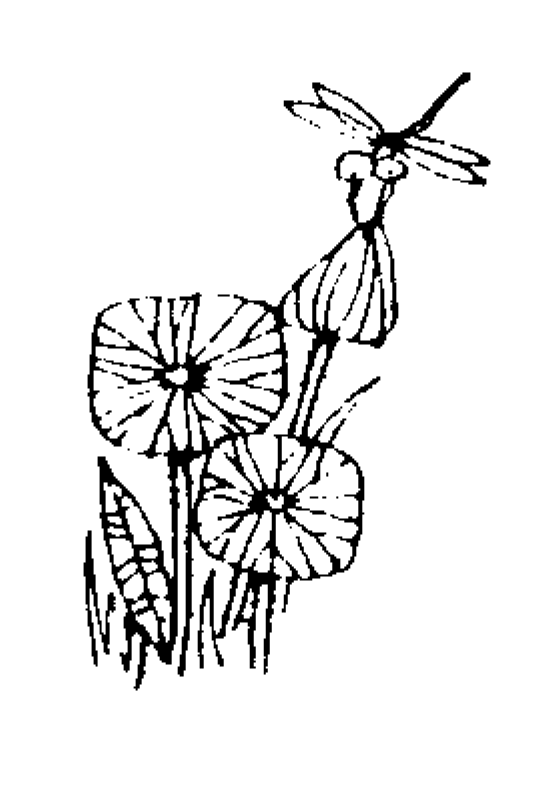
奔流的人群終於滯留住了，在那男子的週圍成了一個圓圈。一副副無比强壯有力的肩膀將我擠到了後邊。我站到了圓圈的外面曾試圖衝破它，但沒有成功。擠得水洩不通的人群宛如一具龐大緊縮的軀體，我身前幾個比我高的人擋住了我的視綫。我

想知道發生的事，便求別人讓一讓，我試着推了推前面的人，但沒有一個人理睬我。我聽見了裏面的哀嘆聲、喝斥聲與哨子聲。不大一會兒工夫，開來一輛救護車，圍得緊緊的人群打開了一道缺口，那男子和孩子全然不見了。

頃刻間，人群散離而去，我留在人行道的中間，在城市節奏的推動下，朝前走去。

許多年過去了，那男子肯定早已離開了人間，但他的身影依舊在我的身邊，在城市的街道上徘徊。

短篇小說範例



東方三王

很久以前，蘇加爾達國王在卡拉什城創建了對金牛偶像的迷信、崇拜活動。

被奉爲神靈的是一尊用黃金鑄成的金牛塑像。這是一隻健壯的公牛犢。牠長着一對小巧而彎曲的犄角，四條腿肌肉發達，略成三角形的前額緊皺着，顯得有些短小。它的四隻蹄子穩穩地踏在地上，給人一種凝重、穩固，凜然不可觸及的印象。牠總是目不轉睛地用那雙黑白相間、咄咄逼人的大眼睛，盯着那些順從的朝拜者。在牠那對瞳孔的深處似乎也閃動着某種疑惑，彷彿牠的權力之大連牠自己也感到吃驚。這穩固、堅硬和沉重的金牛，渾身上下閃耀着金燦燦的光芒。牠使前來頂禮膜拜的善男信女們得到了心靈上的安寧，并使他們神魂傾倒，對未來充滿幻想。

從沙漠的深處，從遙遠的綠洲，以及從被人們遺忘的村落，湧來了如潮似水的人流。在這尊金牛塑像前，卡拉什城的達官顯貴們總是畢恭畢敬地輕輕走過，跟在他們身後的是商人、小攤販、首飾匠和織布師傅。他們先吻一下祭臺的臺階，然後將供品放在地上。弓背彎腰的婦女們抖動着她們那幾乎呈藍色的、暗淡無光的長髮，輕輕拂掠着神像前淡雅的大理石臺階。朝拜者們向金牛奉獻上了他們帶來的金子。就連月亮廟的長老們，也率領着弟子屈膝跪倒在卡拉什城的這尊新樹立的金像前。

蘇加爾達國王懷着喜悦的心情注視着眼前的一切，因爲拜金主義正是他的權力的根基。

不到寺廟裏朝拜的人越來越少，寥寥可數。那些低賤的、一貧如洗的人們没有勇氣踏入寺廟的大門。他們就像一群被打入冷宮的罪人，因爲貧窮像烙印一樣打在他們的身上，而金牛是不喜歡窮人的。他們那備受蹂躪的心靈，根本就不敢對金牛抱有任何幻想。這些一無所有、無地自容的窮苦的人們期待着的是另一個上帝。

令人驚奇的是，卡斯帕爾親王也在期待着另一個上帝。這是只有窮人才追求的上帝。

城中的達官顯貴們不得不派出一個代表團，來到卡斯帕爾的宮殿，企圖使他加入朝拜神牛偶像的行列。

“您爲什麼不到金牛寺廟去朝拜呢？難道缺少上供的金子嗎？您同碼頭上的那些賤民們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您故意身穿亞蔴服外罩紅袍，想顯示自己像個國王。您爲什麼要向蘇加爾達國王的權勢挑戰呢？難道您希望自己成爲一個叛逆者？卡拉什城的强大和繁榮昌盛，全都寄托在對金牛的崇拜上，您難道想把自己出賣給我們的敵人？”

卡斯帕爾親王回答說：

“我不能去崇拜一個偶像的權力。我信奉的上帝是另一個，我相信他即將降臨，因爲大地和天空已經給了我們這種啓示。”

聽完卡斯帕爾親王的回答，卡拉什城各部族的首領和顯貴們說：

“我們只好同你分道揚鑣了，因爲你已經背離了我們，拒絶了我們選擇的道路。您將不再是我們議會的議員了。在我們的咨詢會議上，再也不會有人去聽您的説教了。您將永遠不能再享受我們的節日盛典和宴會的歡樂了。我們的軍隊裏不再有您的位置。士兵們不會再去保護您的住宅和護送您的商隊。匪徒們將會很容易地俘獲您。您不會再受到我們的法律的保護，我們的法律將對您進行宣判。您的申訴只會被當作一把無足輕重的灰塵。只要您不跪拜在金牛前的供桌下，不崇拜我們所敬仰的偶像，您將同那些賤民們一樣，既得不到任何恩賜也得不到任何保護。”

卡斯帕爾回答說：

“我所崇拜的上帝就依附在我的身上，他像一股清澈的泉水，滔滔不絶、淙淙地流淌着；他就矗立在我的週圍，恰似一座城堡的堅固的城牆。”

聽完卡斯帕爾的回答，卡拉什城的達官顯貴們抖了抖鞋上的塵土，只好離開了卡斯帕爾的宮殿。

從這一天起，接踵而來的災難，便降臨到卡斯帕爾的頭上。匪徒們接二連三地攔路搶劫他的商隊，盜賊屢次劫掠他的棕櫚園。神秘的手在夜間用石塊襲擊他的住宅，庭院中的蓄水池裏出現了腐爛的水菓，漂浮着禽鳥的死尸。

孤獨寂寞的時刻到來了。

再也没有賓客進入卡斯帕爾宮殿那清爽宜人的庭院，水池

中潺潺流淌的泉水不再陪伴着賓主之間柔聲細語的交談。親戚朋友們都敬而遠之了。就像是被黑暗吞噬掉一樣，週圍的一切都被捲入了令人驚愕的恐怖之中。

時間在悄悄地流逝。

卡斯帕爾靜靜地傾聽着時間的流逝。孤獨寂寞在他的週圍開辟了一塊純淨透明的空間。在這空間裏，時間在一秒鐘一秒鐘地閃過，整個宇宙似乎都在全神貫注地聆聽。寂靜彷彿就像這個詞本身的含義一樣在無數次地重復着。

卡斯帕爾聚精會神地傾注在時間上，他不由得自問道：

“隨着時間的流逝，正義一定會得到伸張嗎?”

卡斯帕爾跪在涼臺上，遙望着夜幕籠罩的天空。他看到被黑暗籠罩的拱圓形的蒼穹，時暗時明，彷彿既想露出它黑色的魔影又想展現其燦爛的光明。

卡斯帕爾情不自禁地說着：

“主啊!您離我如此的遙遠和隱秘，但我總感到您就在眼前。我彷彿聽到您正不聲不響地向我走來，我的生命可以接觸到您那看不見的身影垂下的純潔的流蘇。就像有人試圖猜解出一部深奧莫測的經書，我將萬物的肅穆和莊嚴匯聚到我的週圍。但是，您看透了我的心思，瞭解了我的一切。您把我的整個生命呼喚到您的光明之中，使我的思想變得宛如澄明透澈的池水，使我能夠恭聽您那始終如一的教誨。”

起初，卡斯帕爾覺得夜空中突然閃現的那顆星星就是對他發出的教誨，在沉默而冷清的天空中突然響起的教誨。

但是，過了一會兒，他的眼睛便適應了那新出現的亮光，他

看出了那是一顆星星，一顆同其它星星一樣的新星。可是，這顆新星離他更近，顯得異常明亮，并在緩慢地向西方流逝。

於是，卡斯帕爾離開了他的宮殿，去追趕那顆明亮的新星。

這是一塊用黏土燒製的陶片，它一代一代，一個世紀一個世紀，手遞手地傳了下來。陶片上刻着：一位救世主即將降臨於這個世界，東方的天空將昇起一顆星，并將引導着那些去尋找自己的王國的人們。

這塊用黏土製作的小小的陶片呈長方形，歲月的流逝已使它變得發黑，看上去是那樣的寒酸、陳舊、易碎。這是一塊奇異的陶片，雖然它經歷了無數個興旺與衰敗的世紀，遭受過無數次劫掠、大火和戰爭的洗禮，但它始終没有被遺棄；雖然它經受了世人的野心，暴力，騷亂和冷漠的磨煉，但它卻完整無損地保存了下來。

如今，這陶片陳列在王宮中，它與上千個標誌着無數次戰爭、屠殺、勝利和財富的牌匾排列在一起。

陶片上的字迹已被悄然流逝的歲月琢磨得模糊不清，那古老的文字簡直讓人無法判斷出它精確的含義，因而引出了多種不同的猜測。

爲了解決這個難題，麥爾基奥爾國王召集了著名的學者舉行了三次討論會，試圖同他們一起探討出對這古老文字的準確釋義。

第一次參加會議的都是歷史學家，他們對整個藏書學有着精深的研究，對文字的每一個微小的細節，對語言及風俗習慣，對日祭禮儀和各個時代的法典都有着透徹的瞭解。

會議在王宮中進行了整整一個月。當時正值盛夏，炎熱似

蒸籠一般籠罩着被太陽烤得發燙的樓頂平臺；花園中，棕櫚樹那尖硬的葉片像鋸一般鋒利，它們相互拂動、碰撞着，發出金屬般的響聲。

每到黄昏，學者們就圍成一圈，坐在王宮内的庭院中。麥爾基奧爾國王主持會議。水池中淙淙的流水彷彿在陪伴着學者們爭論。赤腳的王宮侍從小心翼翼地走來走去，爲賓主們斟上一杯杯用山雪釀造的椰棗酒。

在圍成一圈的學者們中間形成了一小塊空地，正當中是一張石桌，石桌上放着那塊黏土製作的陶片。在這如此寬闊的空間和富麗堂皇的宮殿裏，陶片越加顯得渺小和微不足道，彷彿是遠古把一塊廢物遺棄在學者們中間。

在 30 天冗長的討論和爭執中，學者們認真地研究，仔細地查看着那些古老文字的每一筆和每一劃。

到了第 30 天，月亮寺的藏書總管内古拉特站了起來，他說：

"尊敬的國王陛下，我認爲陛下對此文還没有真正理解。陛下的釋義爲：'一位救世主即將降臨於這個世界，東方的天空將昇起一顆明亮的星星，并將引導那些去尋找自己的王國的人們。'但是，此文的真正含義，我想應該這樣來理解，陛下讀成'救世主'的這幾個字在這塊陶片製作的遙遠的年代裏表示的不是'救世主'，而是'偉大的國王'。陛下讀成'即將降臨'和'將昇起'這兩個動詞的變位形式不是將來時，而是過去時。同樣，動詞'尋找'也不是現在時，而是過去完成時。陛下讀成的'將引導'，根據古代文字釋義方法推論，應該爲'引導'。因此，國王陛下，此文的含義同您的理解正相反，它所表達的并不是將來，而是過去已經發生過的事情。不是在預示着什麼救世主的降臨，而是在讚美過去的一位偉人開創的事業。依愚僧之見，正確的理解應該是：'一

位偉大的國王被派遣到這個世界上，他曾經像一顆星星一樣統治着東方，引導着人們尋找到了他們自己的王國。'"

內古拉特剛剛發表完他的見解，王宮中監管收藏經書的大臣亞特馬德便站了起來。

"內特古拉所創立的科學的確偉大，但是，對古文的解釋往往會遇到令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毫無疑問，此文中的'救世主'，我們應該理解爲'偉大的國王'。但是，我不贊成您關於動詞時態的論述。我認爲動詞'降臨'和'昇起'的確表示的是將要發生的事情。您對'引導''尋找'和'王國'的解釋我也有異議。我認爲動詞'昇起'的正確含義是'統治'。因此，依卑職愚見，正確的譯文應該是：一位偉大的國王將被派往這個世界，他將像一顆星星一樣統治着東方，使那裏接受他統治的人民變得無比偉大。這段文字的確是一種預言，是一種已經實現了的預言。顯而易見，這位偉大的國王便是曾經統治整個東方乃至波羅斯[①]王國的偉大的亞歷山大。衆所週知，后來他死在了巴比倫尼亞。"

當亞特馬德發表完自己的見解後，知識淵博的老學究阿克基站了起來。

"我非常欣賞我所聽到的這番充滿智慧的釋義。如何理解這古老的文字？的確，它向我們提出了衆多的疑問，而我們所能提供的解釋也是衆說紛紜。尊敬的國王陛下，因此，我們現在還無法對此下定論。"

隨後，國王麥爾基奧爾站了起來，他說：

"你們放心地去吧，繼續你們的研究，我仍將繼續提出疑問，

---

① 波羅斯——公元前四世紀印度王公。當亞歷山大大帝入侵時，他曾奮力抵抗，但在海達斯帕斯戰役中被亞歷山大的騎兵戰敗。

傾聽和期待着你們的回答。”

第二個月，國王又把文學家們召集到王宮中去。

麥爾基奧爾向文學家們提出了問題，并詳細講敘了歷史學家們的見解。文學家們也對陶片上的古文進行了30天的認真研究。

最後一天的黄昏，大家也圍着石桌坐在一起，石桌上放着那黏土製作的陶片。肯忽爾第一個站起來説：

“詩歌的表達往往是含蓄而隱喻的。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古老的文字便是一首詩歌，因此應該把它看作是一種比喻。它既不表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過去，也不表示現在，更不代表將來。它表示的是詩人自己的整個内心世界，一個充滿希望和光明的詩歌世界。此文所指并不是現實，僅僅是象徵着人類的創造精神。”

阿麥爾緊接着站起來説：

“此文是一首詩歌，因此應該把它放到生活的岸邊來剖析。詩歌所表示的并不是存在的東西，而是看不見的事物。因爲大自然就像一個充滿着物體的匣子，詩人從中取出了一件裏面没有的東西。”

隨後，阿麥爾的哥哥站了起來説：

“在一首詩歌中，我們不應該尋找什麽含義，因爲詩歌本身的含義就是詩歌本身。正如一朵玫瑰花的含義就是這朵玫瑰花的本身一樣。一首詩歌是詞語達成的一個公正的協議，是衆多音節的平衡，是一塊濃縮了的法碼，它顯示了語言的絢麗多彩。它像一塊没有疵斑的細軟的布，只説明它自己。就像一個圓圈劃出了自己的範圍一樣，任何東西也不能棲居到裏面。詩歌并不代表什麽，詩歌在創造着人類的精神。”

議論一結束，麥爾基奧爾國王站了起來說：

"我對你們的見解表示由衷的感謝，但我仍將繼續尋求，傾聽和等待對此文的公正的理解。"

文學家們告退了，國王獨自一人留在庭院中。他注視着那石桌上的陶片，靜靜地聽着潺潺的流水和夜幕的降臨。

第三個月，王國中的知識淵博的思想家們被召集到王宮中。麥爾基奧爾國王向他們提出了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們存在的疑問，這次討論會又整整進行了 30 天。

到了最後一天，基什站起來說：

"無知的黎民百姓跪拜在偶像面前，但是善於思考的人們對宇宙的寂寞卻了如指掌。我們能夠等待到什麼樣的救世主呢？宇宙就像一臺極其有規律的機器，總是無始無終地、緩慢地運轉着，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時代和周期。從星座和月亮上，從三角形和圓圈中，陛下會尋找到數學的規律，它們總是無窮無盡、毫無情面地相互補充着。等待能使我們獲得什麼收獲呢？"

他的話音剛落，麻洛站起來說：

"曾經存在過的神靈早已消亡了，我們所崇拜的只不過是神靈們的灰燼。在我們所生活的年代裏，有誰見過天使？那位親耳聽到伊希斯[1]女神和亞述[2]城女神講話的人又在哪裏呢？我們生活在一個閉塞的時代，一切事物都變得恍惚漠然和麻木不

---

① 伊希斯——古埃及女神之一。她主要司衆生之事，也是喪儀中的主神，能治病，能起死回生。

② 亞述——古代亞述的宗教中心，公元前 614 年被巴比倫人催毀。這裏供奉伊什塔爾女神。

仁。在這個充滿不公正、無秩序的世界中，我們就像被追踪的動物一樣試圖死裏逃生。把我們同警惕的宇宙聯係在一起的繩索被折斷了。我們可以用拳頭敲擊土地，用我們觸及到塵灰的頭去哀求。但是，沒有任何人回答我們。注視着我們的目光消失了，傾聽我們訴說的人離去了。一切是那樣的生疏，彷彿我們來到了一個不認識的地方。無動於衷的星星發出的光亮撒在我們的痛苦之上。誰會期望着有一顆星星會移動呢？”

托特緊接着開了口，他說：

“我們生來注定是要死的，我們的一切希望都將變成灰燼。沒有死的人在哪裏呢？就連阿蒙① 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他雖然建立了從埃及到波羅斯這一巨大的帝國，但是，他最後也在巴比倫尼亞城的宮殿中悲慘地死去了。盡管如此，他光輝的形象卻向人們展示了他也是一位神。有誰會相信他那像石柱一樣勻稱光滑的軀體、他那像太陽一樣機敏和純淨的智慧、他那可以穿透一切的鋭利目光、他那像軍旗一般輝煌的容顏和無法超越的歡樂會死亡呢？身爲馬其頓王國的王公和阿蒙的兒子，亞歷山大不愧是人類的奇迹，他把人類的命運引向了其最後的疆界，因爲人們都認爲人類的本性在他的身上達到了完美至臻的境地。但是，亞歷山大在他生命的第三十三個年頭，在他的力量和榮譽達到顛峰，在他青春年華的鼎盛時期離開了這個世界。衆神已經告訴了我們，人類無法超越自己的命運，人類的命運是通向死亡的命運。因此，尊敬的國王陛下，我們還等待什麼呢？什麼也改變不了人類的現狀，在這種現狀下是不會存在希望的。”

---

① 阿蒙——古代埃及所信奉的神，號稱衆神之王。

當振振有詞的思想家們離去之後，麥爾基奧爾國王從他的寶座上站了起來，一直走到前面的石桌旁。那黏土製作的陶片處於環繞庭院的高大的石柱中央，更顯得易碎和渺小。麥爾基奧爾國王將他的前額緊貼在陶片那幾乎辨認不清的文字上。

就在這天的夜晚，當月亮隱匿到群山背後的時候，麥爾基奧爾來到了平臺上，他看見東方的天空中出現了一顆新星。

黑暗和寂靜籠罩着大街小巷，寺廟前的大道上已經見不到行人了，整個城市進入了夢鄉。只有從城牆那邊還不時地傳來一陣陣巡夜士兵的說話聲。

在這夢幻的世界裏，在這紛亂的陰影下，迷失方向的人們就像在一個厚厚的、潮濕而活動的迷宮裏摸索着。那顆在夜空中閃爍的、充滿活力、令人目眩的星星點燃了麥爾基奧爾心中的喜悅。

這天的夜裏，麥爾基奧爾離開了他的宮殿。

巴爾塔薩國王喜歡花園的清新，每當他看到池塘清澈的水中映出他那黑檀木一般的面龐，便開心地笑了。

他喜愛歡樂、喧鬧和豐盛的宴會，他舉行的晚會常常通宵達旦，一直持續到次日的黎明。

有一天凌晨，當所有的賓客告辭後，巴爾塔薩國王獨自同一位吹笛子的年輕人留在了豪華的大廳內。

他彷彿覺得年輕僕人吹出的樂曲在空中圈劃出了一塊空蕩的空間。

他的心情變得沉痛而憂傷，“可能有一天，我也會像那些酒足飯飽的賓客一樣離開筵席，離開我的生命退隱而去？或是我

對時間和日月的渴望就如同感到乾渴和饑餓一樣?”

想到這裏，國王走出大廳，來到了花園中。大廳外，在凌晨昏暗的光綫下，花園彷彿被懸浮起來似的。滿天的陰霾使清晰的池塘變得模糊不清，樹冠的輪廓也消融在昏暗之中。

巴爾塔薩在花叢和棕櫚樹間踱來踱去,一直到晨曦初露,紅日從東方昇起。待到天色大亮時，他來到花園盡端的一個小平臺，俯身在欄桿上，看見在花園外一條狹窄的路對面有一個男青年背靠在牆上，正注視着他。

巴爾塔薩一動不動地瞅着他，彷彿那青年的面孔衝壓在他的臉上一樣。那青年的面孔是那樣地吸引着他。他彷彿在哪裏見過，也許從來就沒有見過。

使巴爾塔薩感到驚詫的是那張臉上毫無掩飾的表情，幾乎每一個細節都歷歷在目。在那張臉上，生活扯下了它那文質彬彬的假面，毫無任何掩飾地展示出一位被拋棄并意識到自己的痛苦和處境的男人。

那是一張瘦骨嶙峋的年輕人的臉,他渾身上下突兀的骨架，毋庸置疑，簡直就是勾畫饑餓的表意符號。痛苦從他記憶的最深處泛起，一直到完全浮現在他那雙瞳孔的表面。忍耐恰似輕飄的塵灰，落在他的額頭、嘴唇和雙肩上，在這忍耐中蘊蓄着一種說不出的溫柔。巴爾塔薩國王突然感到悲從中來，真想跪倒在地，把臉緊貼在地面上放聲大哭一場。

“你是誰?”巴爾塔薩國王問道。

“我餓。”年輕人低聲說。

“快進來吧!”巴爾塔薩說:“我要叫人爲你端來最好的水菓和上等的酒肉；叫人用金盆盛上清馨的水爲你擦洗，給你穿上紫紅色的錦緞袍。爲使你高興，我將命令我的樂師，爲你演奏

最動聽的樂曲。我還將送給你一位善彈奏古瑟的淑女。我將把最珍貴的地毯鋪在你的腳下，然後我將坐在你的身邊，爲你驅趕孤獨。我會聽你傾訴衷腸，與你共享這歡樂，讓清澈的泉水和花香洗掉你心中的痛苦。”

年輕人聽完國王的話後，不由一驚。他那張暴露在陽臺明亮的光綫下的黝黑臉龐上的懼怕神情，説明他已認出了國王的面孔。年輕人暗自叫苦：“真倒霉！國王呼喚我去做什麼？我到這裏窺視他的宮殿，無疑對國王是一種觸犯。在王宮衛兵到來之前，我還是趕快逃走吧。”

這年輕人像其它一切貧窮的人們一樣，他清楚地知道這個世界是由迫害他們的法律統治着，因此他每時每刻都擔心會因某種無法知曉的藉口受到指控和逮捕。他是在一個不屬於他的國度裏行走，這裏的一切對他都意味着危險和可怕。

想到這裏，年輕人拔腿就跑，没有顧得回頭看一眼呼喊他的國王的表情，一眨眼的工夫便上氣不接下氣地消失在彎曲的小巷中。

巴爾塔薩國王回到他的宮殿，命令士兵：

“你們趕快到街上去尋找一個破衣襤衫、骨瘦如柴的青年男子，請記住，他的那雙眼睛充滿着痛苦和忍辱負重的神色。”

但是，當黄昏降臨時，衛兵們回來報告説：

“尊敬的國王陛下，我們看到了許許多多身穿破衣襤衫的青年男子，他們個個都帶着痛苦的神色，可是，我們不知道陛下要找的是哪一個。”

第二天清晨，巴爾塔薩國王脱下了他那紫紅色的錦緞長袍，將一條紅粗絨毯裹在身上，獨自一人走出王宮，去尋找那個陌生的年輕人。

他順着城裏沿山坡修建的狹窄的小巷朝低處走去。避開了寺廟前那風吹棕櫚樹葉嘩嘩作響的寬闊的大街，走遍了沿河岸而建的貧民窟。碼頭上的搬運工向他擡起了陰鬱的面孔，叫賣繩編涼鞋的小販那疲倦的目光落在國王的雙眼上。他看見弓背彎腰的人們扛着沉重的貨包，趕着牛車的車伕就像那老牛一樣遲緩和任勞任怨。他看見了腳上帶着鐐銬的奴隸，看見了緊貼着牆壁像影子一樣悄悄滑動的人們。他聽到人們在叫喊、在哭泣和呻吟。那些孤獨、紋絲不動、緊緊依靠在牆上的乞丐們，他們那驚駭的目光緊盯着眼前那條靜謐而筆直的道路，彷彿在向那陰晦的寂寞發出質問。不少人在骯髒的河水中捕捉小魚，他們的臉色就像褪了色的陳舊的破布，雙手落滿隨風飄揚的塵灰。這使他看到了一個綠色的陰影，一個充滿屈辱的王國，一個備受蹂躪的國家，一個到處是賤民的帝國。他看到了生活的陰暗，看到了無人繼承的祖國，看到了這個似汪洋大海的城市的最底層。

次日，巴爾塔薩國王將手下的大臣們召集在一起，對他們說：

"你們立即頒佈法令，把我金庫中的財寶，倉庫中的財物和糧倉中的糧食全都搬出來，分給那些忍饑挨餓沿街乞討的人們。"

聽完國王的聖諭，大臣們退出王宮就議論紛紛。

三天以後，大臣們又來到王宮，對國王說：

"陛下金庫中的財寶不夠用來贖買所有的奴隸，倉庫中的糧食填不飽天下饑餓的貧民的肚子。就是陛下的權力，也不足以改變這城中的秩序。我們如果執行陛下的聖諭，支撑我們王國

的基礎就會崩潰，保護我們的高牆就會倒塌。衆臣認爲，陛下的意志違背了王國的利益。”

可是，國王卻回答說：

“既然如此，那我將去尋找另一種法律，尋找另一個王國。”

聽完國王的回答，大臣們一邊議論着一邊退了下去。

“我們全都看到了吧，國王這是要背叛我們啊！”

第二天清晨，巴爾塔薩國王來到了衆神廟。

他在第一座聖壇的石碑上看到了下面一段文字：

“我是權力之神，我將給予那些向我祈禱的人以力量和統治的權力，他們永遠不會被戰勝，他們將像神一樣令人敬畏。”

隨後，巴爾塔薩又來到第二個聖壇，他開口讀着：

“我是富饒的土地女神，我將給予那些向我頂禮膜拜的人以旺盛的精力、財富和生殖力，他們會像神一樣美麗和幸福。”

緊接着，他又來到第三個聖壇的前面，看到上面寫着：

“我是智慧之神，我將給予那些向我朝拜的人以機敏和聰穎，給予他們無窮的智慧和知識。他們將掌握各種技藝和藝術，他們將像衆神一樣爲他們創作的作品感到驕傲。”

走過這三個聖壇之後，巴爾塔薩不由自主地問廟中的住持：

“請諸位高僧告訴我，保護卑賤的、受壓迫的人們的神在哪裏？”

一陣良久的沉默之後，住持們回答說：

“衆僧對你所說的這神一無所知。”

就在這天的晚上，當月亮消失在群山的背後，巴爾塔薩國王來到了他宮殿的平臺上，對天仰嘆：

“主啊！我看見了。我看見了受苦受難的肉體，屈辱的面孔和忍耐的目光。爲什麼我能看見這一切卻看不見你呢？我怎能忍受這一切啊！”

一顆明亮的星星在東方的夜空中緩緩地昇起。它彷彿在離地面非常近的地方悄悄移動着，使人難以察覺。每當它出現時，大地顯得格外寂靜，就連樹葉也停止了搖動。雖説它與其它星星并沒有什麼兩樣，但它的出現，卻給人一種説不出的歡樂，那是一種赤裸的、純潔的歡樂，彷彿它就是不朽的歡樂的精靈。

巴爾塔薩馬上認出了這顆明亮的星星，因爲它是一顆能給人以歡樂的星星。

葡語作家叢書

這套叢書旨在向中國讀者介紹以葡萄牙語創作的主要著作。正如葡萄牙民族本身從 1143 年就從其鄰國獨立出來一樣，葡萄牙文學是歐洲最古老的文學之一。從那時起葡萄牙就有着其特有的語言和文化。

葡萄牙位於歐洲一端，版圖呈長方形，兩面瀕臨大海。確實，這種地理位置對其歷史和文化有了根本的影響。西班牙把葡萄牙與歐洲其他部份隔離，這決定了葡萄牙水手們要尋托新的空間以擴大其邊界。因此，葡萄牙人走過了前人從未航行過的世界，發現了陌生的土地，并爲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人們而驚異不已。他們在大海上駕馭自如，在人與自然的鬥爭中無比堅强，所以他們向危險挑戰的勇氣和忍受痛

苦的能力婦孺皆知。當然，在曲折的歷史上葡萄牙人卻也曾經佔領過土地，統治過他國人民。這也是歷史事實。葡萄牙最傑出的詩人之一費爾南多·佩索亞在一首著名的詩篇中把這些特點描繪得淋灕盡致。這首詩的題目也意味深長——“葡萄牙的海”：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咸澀的水，
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
為踏平你那萬頃波濤，
多少慈母曾把淚拋，
多少兒女徒然祈禱，
多少姑娘未成秦晉之好，
啊！大海，一切均為征服你那駭浪驚濤！

葡萄牙被譽爲詩人之國，這一傳統從十二世紀開始，至今猶存；但是，在小說方面也歷史悠久，尤其是在航海時代最爲突出，至今亦然，其中許多詩人和散文家的作品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

盡管葡萄牙文學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譯成中文，但澳門文化司署還是決定與花山文藝出版社合作出版這套叢書，其目的不僅僅是讓讀者瞭解這些作品，而且是讓他們瞭解作者及其寫作的時代和風格。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得到中國公衆的喜愛，有助於他們更好地瞭解葡萄牙及其文化和歷史，而澳門是歷史和文化交匯與互

相瞭解的得天獨厚的空間。

統籌：林寶娜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短篇小说范例
作者=索菲娅·安德雷森著　　崔维孝译
页数=94
SS号=11304913
出版日期=1995年10月第1版